



第四期



# 生 死 恨

梅蘭芳 主演



# 評劇家

張乙廬

### ▼評劇家解

十餘年前，某小報嘗載一文，謂評劇者非蓄道德，能文章，博通劇藝，發為文章，不足以稱家，時論非之，以為家者，居也，擴而言之，則為族為黨，古者專攻一藝者，胥名曰家，腐遷氏曰，尚書獨載堯以來，而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又史通六家，評之者亦謂援駁儼純而派同，

是家之為義，固不擇乎紀載之純駁也。不寧唯是，即徵之於俗，若儒家道家釋家，暨店家酒家，以及其他諸家，罔不家之而不疑，在昔棘闈試士，未聞掛落第舉子於儒者之門，而懶殘和尚，自稱釋氏，人不以為異，則吾儕專志劇藝，發而為文，以自抒其所欲言，名之曰家，又何慚焉，因名其篇曰評劇述略。

### ▼評劇文字之變遷

報紙之有劇評，實始於光緒中葉，然其程度極幼稚，雖其所作，異乎歌詠藻飾，而品鑑所及，率多籠統之言，是故其評鬚生也，曰行雲流水，其評花旦也，曰落雁沉魚，其評淨也，曰黃鐘大呂，其評丑也，曰突梯滑稽，評武生則曰英姿颯爽，評老旦則曰氣度雍容，浮泛不切，於劇藝無與也。厥後有稍稍能辨西皮二黃者矣，有稍稍能解行頭砌末者矣，然其所述，亦不過摭拾聞見，著於篇幅，仍不免落於膚淺。光宣之交，北風南漸，評劇之作，幾如雨後春筍，或侈談掌故，或豪寫聲歌，或考據劇情，或評論劇藝，要皆不落恆蹊，語無泛

設。洎乎輒近，作者益衆，觀其所言，要不出劇藝之範圍，固不僅掌故考據已也。自腔調、聲韻、鑼鼓、身段，以至伶工之術語，後台之行當，類多熟羅於胸，言之有物，以視昔日某劇已成尾聲，歸時時計已指某下之作，不可同日而語焉。

### ▼評劇文字之爭

從前評劇家，其所著文字，千篇一律，光無故實，固無所謂文字之爭也，迨後稍稍近於藝術，爭端乃啓，以吾所知，如譚鑫培打漁殺家靴鞋之爭，譚派非譚派之爭，尊譚與捧梅之爭，實開其先河，自是厥後，作者蔚興，

## 戲述傳刊二四年四目錄

宋德珠 (三色版)	四郎探母	于雲蓮	評侯玉蘭與高遠齋
馮蘭芳 (三色版)	生死恨	王翠琴	平劇改良與否論(一)
東山樂餘文學劇社 (四幅)	一女三新郎英文劇	謝玉琴	荷荷至劇話(四)
李寶奎	美猴王	陳玉芬	介玉宅談劇(一)
高維廉	美猴王	李芳芳	舊時梨園風光(三)
李少春	帥徒合影	梅芳	老胡未談劇(四)
李少春	戰太平	程硯秋	怎樣打
李少春	戰太平	沈元傑	天河配
余叔岩	戰太平	俞振飛	一女三新郎演出前後(上)
孟小冬	戰太平	呂月樵	論一劇評(上)
小白牡丹	戰太平	呂慧芬	孫毓汶挑班感言
金少琴	戰太平	呂慧芬	追記日桂風雨齣戲
金又冬	戰太平	賈璧雲	生旦琴藝檢討
毛劍秋	戰太平	賈璧雲	海上有關於戲劇的一切
		徐凌雲先生	雲遊國外
		趙星秋先生	同光梨園紀略(一)
			生死恨續編(四)
			戲迷傳真本(二)
			評劇質疑
			編後小語
			胡乙廬
			俞振飛
			張乙廬
			劉慕軒
			邱若萍

# 紅牙拾慧

不慧承徐凌雲陳寶謙兩先生之勗勉，學習崑曲，經二個月之學習，居然已經上笛高歌，雖未叶調，聊以寄興，因是時獲追隨於一般崑曲老前輩之杖席間，紅牙餘韻，飽聆薰陶，耳食所得，隨時摘記，積久得稿若干，撫拾牙慧，文亦粗劣，所不棄諸字麗，是亦敝帚自珍之意也。

胡敦珠

吾所學之崑劇，為一齣「山門」，學斯劇之動機，遠在二十餘年前，時與鄧蕪翁遊，蕪翁於酒酣之際，以箸擊桌，高歌虎囊彈之一闕寄生草，聞而好之，蕪翁固不諳崑曲之歌調，第縱聲曼誦而已。若干年後，經友介紹至平聲曲社，以學一魯智深醉打山門一劇為請，經老伶工陳鳳鳴為試歌喉，縱聲吟一兩順風調一四字，審音報可，從習一日，無暇而輟，此次丐名崑伶華傳浩為教授，華以善演山門中之賣酒者，享譽甚盛，故所授曲調，瀟灑飄逸，甜美無倫，師固好師，苦我之不成材耳。

云一梁伯龍風流自賞，修髯美姿，身長八尺，為一醉詞家所宗，豔歌清引，傳播咸里間，白金文綺，異香名馬，奇技淫巧之贈，絡繹於道，每傳柑、櫻飲、競渡、穿針、落帽一切諸會，羅列絲竹，極其華整，……是見當時清歌之盛，美節良辰，集會歌唱，而今曲友所舉行之「同期」，殆為梁伯龍之遺制歟！梁與崑山魏良輔為同時代產生之人物，魏梁二人以「弋陽」「海鹽」之故調，繙演成崑腔，論崑曲之創造者，當推魏梁兩氏也。吾得徐凌雲陳寶謙兩君介紹，入府春曲社，因獲識廣春曲社之創辦者李君蔚先生，先生老矣，年登耄耋，精神矍鑠，徐君介吾至其前曰：君識之，此吾曲界中之老郎菩薩也，海上之崑曲與替之於冊，曲界事實，珍貴無匹，此中歷程，實無第二人所能道尤堪奇者，李老為福建人，而為滬壩之曲友祭酒也云云。李先生慈藹可親，娓娓談海上曲集源流，半日無倦容，有漏述者，明日親筆書函相告，敦厚之風，足埒古人，李先生執業於金業交易所，所址與吾於役之時報館相距匪遙，每欲訪謁，因事而阻，且聞李老曩日踏地傷足，不良於行，未悉邇來康健如昔耶，殊系念之。

爭端益烈，觀其所作，各是其是，無所謂定評，甚至拋開事實，斷斷然惟知意氣之爭，風斯下矣，未流所屆，以迄今日，此風益盛，褒貶出於愛憎，是非定於好惡，天高地厚，固非所知，妬賢忌能，惟恐勿及，舉世滔滔。而評劇前途，不堪問矣。雖然薰蕕

有別，涇渭自分，彼抱道負奇之士，著作爛然，萬流鏡仰，固非燭火之光所能掩其明也，君子於此，知實至名歸為不虛言，而文字之爭，徒見其度量偏窄，不足以重當世焉。

### 評劇之流別

海上評劇家人才之盛，雖莫過於今日，然品流既雜，而著作斯濫，權而論之，厥有三派，強記博聞，慎思明辨，據其所得，發為文章，是曰掌故家，博極羣書，嫻於劇藝，旁徵博引，載之篇章，是曰考據家，本其所學，著之於書，語不離宗，言皆有物

，是曰談藝家，其餘枝別，莫非附庸。因之予有感焉，評劇豈易事哉。熟於掌故者，未必精於考據，精於考據者，未必嫻於劇藝，嫻於劇藝矣，而掌故考據，或未遑及，尺短寸長，各有專攻，固不必強不知以為知也。若夫本不向戲，妄作解人，獵取衆長，自矜淹博，逐兩兔不獲一兔，是直自暴其醜，安足為世所重，是故吾甚願一般評劇家，宜知自量，勿好高騖遠，勿貪多務得，勿恃聰明以矜世，勿為嫉才而忌人，臨淵羨魚，當思退而結網，評劇前途，庶有豸乎。

### 結論

以上所言，不過舉其大略，吾屬稿之初，本思將（職業化與非職業化之評劇家），（評劇家之修養），（評劇家應具之常識）等等，胥行列入，且文字亦非若所言之簡單，以限於篇幅，不欲多所觀縷，抑吾所得聲明者，吾之所言，係從一般評劇家立論，並非意有所指，苟疑心生鬼，曲解吾文，則此中有人，呼之欲出，幾無一語不可引為已發，有失吾文之本旨矣。知我罪我，是在讀者。

★

# 鞠壇往事

俞振飛

·慈禧太后一聲倒霉瑞德寶終身厭蹇。  
·光緒皇帝深施一禮喬蕙蘭一世坎坷。

昔日梨園界人，都要希望內廷供奉，祇要供奉過內廷，他的聲譽，立刻就會隆重起來，而為人重視的，假使一個很普通的伶人，一經供奉，就有成紅角兒的可能，如果本來紅角兒，那就不用說了，所謂一登龍門，聲價十倍也。但是事實竟有不然者，據筆者所知道的，有兩位名伶，因為供奉了內廷，反而弄得一生潦倒。不過筆者也是聽梨園老前輩所談，對與不對，讀者暫以姑且的眼光觀之可也。

(一)瑞德寶 瑞德寶的藝術，可稱是文武棍亂不搭，所謂一着一式，都具有先輩的典型，當年譚大王鑫培也極器重他，所有陽平關、定軍山、戰長沙、等劇，老譚都與他合演過，至今南北梨園界人，提起瑞德寶三字，莫不譽為首屈一指的好角兒。記得「清末內廷梨園供奉表」內載着

他在內廷的俸給，是「食銀三兩五錢，公費一貫。」再看當時大名鼎鼎的楊月樓，後來的譚大王，也不過食銀四兩，公費一貫，由此看來，他的地位就可以的了。據說有一次內廷傳戲，德寶唱的是摘櫻會的唐皎，慈禧太后一見他出臺，就向傍邊的内監說道：「瞧德寶的扮相，有點兒像倒霉的樣子。」說也奇怪，從此德寶就始終沒有走運，而且外碼頭

的戲館子，只要一經瑞老板演唱的可能，屢試屢驗，簡直沒有一家再敢接他的了。但是他也有自知之明，索性賭氣不唱了，近十幾年來，差不多久駐在上海與人說戲，老友孫養農兄得到他的玩意不少，瑞老板今年大約是六十二歲，然而精神還很矍鑠，視之如四十許人，聽說他對於飲食起居，都有紀律化，而且每日練功，至今不輟。

(二)喬蕙蘭 喬蕙蘭小名阿壽，他是專工崑腔的名旦，從前內廷演戲，皮黃之外，崑曲的鶻橋密誓，游園驚夢，以及全本的風箏誤等劇，也是常常搬演的。所以喬蕙蘭在崑曲且行裏面很享盛名的。他在內廷的俸給是「食銀三兩，公費一貫」，赫赫大名的名旦李寶琴，只有食銀二兩，公費一貫，由此相較，可以想見蕙蘭當時的紅勁兒了。據已故老曲師曹心泉談及，蕙蘭有一次在內廷演劇，扮的是長生殿密誓的楊貴妃，正在後臺對着懸掛的小鏡自戴過翹之時，(過翹形似鳳冠，而及其半，故又名「半鳳冠」，從前梨園老規矩，身上穿「披」的戲，應當頭上戴過翹，如果穿

的戲，應當頭上戴過翹，如果穿披，才能用鳳冠，現在只要好看，無所謂規矩了，過翹一物，角兒頭上是輪不到牠上去了，所以往後聽戲的，恐怕也要不相認了。(忽然光緒帝走入後台，在蘭身後一擠，將他的過朝碰落在地，當時蕙蘭，以為後台的閑人，故即破口而罵，及至回身一看，却是聖駕光臨，驚愕萬狀，豈知帝即自承失錯，向其連作二揖，蕙蘭一時手足無措，是日歸家，即大病一場，從此終其身未稍得志，鼎革後，梅曉華聘為崑曲教師，程硯秋的崑曲，亦經蕙蘭

所開的蒙，因為硯秋脫離榮蝶仙之後，即正式拜列曉華門下，寄寓梅邸，故每於暇時，輒就蕙蘭學曲，後來喬因病卒，身後極為蕭條，幸曉華經紀其長，蕙蘭有子名玉林，幼工老生，名不甚彰，現為譚富英管事。

按「瑞」與「喬」，雖然同是一生潦倒，不過生活方面，「瑞」較「喬」優裕得多，要以事實來說，「喬」只能崑腔，「瑞」不但崑腔全材，而且文武兼通，「喬」在內廷正紅的時候，外面戲園子的聽衆，都已厭棄崑曲，而被稱為車前子了。(車前子藥名，功能通利小便，彼時各戲園，有時亦偶然加入一兩齣崑戲，所謂崑亂「下鍋」，說也奇怪，只要崑腔一上場，台下的聽衆，就二三兩兩的步入廁所去了，所以崑腔戲，一時大家名之曰車前子。)內廷因為太后老佛爺愛聽，故於每次戲碼中，須有幾齣崑戲作為點綴，一經鼎革，蕙蘭當然無班可搭，還算幸運，遇見了一位梅曉華，不然恐怕更不堪設想了，要依梨園老前輩說起來，瑞德寶祇挨了太后說了一聲「倒霉樣子」，蕙蘭却是實實在在受了光緒帝深深兩揖，所以「喬」的潦倒，當然要較瑞老板加上幾十倍。

評

# 侯玉蘭與高盛麟

鄭適宜

言菊朋此屆南下，隸黃金奏演二十餘天。予獲聆其劇，竟達十數次。因於菊朋之外，又頻見侯玉蘭高盛麟江世玉裘盛戎諸伶演技，余於上期本刊，既撰一言菊朋平議一稿，以權衡菊朋藝事矣，而玉蘭盛麟猶未兼及，茲特再為「侯」「高」作一簡評，藉志菊朋此來之雪鴻爪痕云。

侯玉蘭 玉蘭為戲曲學校高第弟子，出科未久，即隨菊朋來滬，而台台下人緣之佳，乃同時濟輩，鮮或僂僂，說者竟有過甚其辭，謂菊朋叫座之強，皆屬玉蘭一人之力，換言之，即云觀衆皆聽玉蘭而來，匪欲聆菊朋之劇也，此固未免揚之溢其量所能受，然菊朋獲其補助指臂之效，自復不少，戲曲學校之人材，其葢滬者，以玉蘭為第一次，姑舍劇藝術勿論，而有此成績，亦殊足為戲曲學校之光，而有以振奮鼓勵該校未來諸生之氣，此則極可喜也。玉蘭私下不及上裝之美，當其登場，台下望之，映麗媚秀，容光煥照四座，雙眸尤神彩動人

，又舉止幽嫻，派頭大方，俗諺所謂「像一個角兒」是也，斯皆由於天賦，非假「學力」做作而能然，天賦既已過人，功候容有未至，一切遂被掩飾去矣，此豈之紅，端原於斯，其嗓音，寬亮而潤，無坤伶刺耳之鬼音，勝於過雲不啻倍蓰，亦齊其成名之一助。玉蘭有女硯秋之徽稱，吾聆其劇，未必處處肖程，轉覺於蘭芳有不斬似而似者，其不能符合硯秋，固因追隨日淺，未獲入室，然亦緣此得蓋藏其絀而見所長，蓋硯秋噪艱澀，非有硯秋之功力，決難討好，刻意仿摹，無異削足就履，聆者於此勿宜苛責或致疑焉。吾微感不足者，即玉蘭之字音，仍欠鍛鍊功深，使腔之時，輒又不將勁頭放足，致形鬆懈，皆白璧之類瑕，特以年齡而言，似亦不得吹毛索瘢，以求備於一未滿二十歲之弱妮子。要之玉蘭是一塊極好戲料，此次之來，已立定基礎，他年學業與日俱進，扶搖青雲，正難測其所止之境，以此評斷玉蘭，庶得其平。

高盛麟 吾初見盛麟之劇，在其上次隨乃父出演黃金之際，時盛麟年甫弱冠，技擊生疏，不中程度，觀之殊不愜於予意，以為此子設非因慶奎提攜之故，即其所擅，必致噉飯無地，然其時慶奎嗓音已現蹇中景象，已身之前途，且不知稅駕何所，安望更能翼卵其子。未幾，慶奎北返，果嗓音不能演唱，生計窘迫，惟恃盛麟粥技所入，勉維饔飧，而盛麟武工，吾知之備審，苟求任重致遠，非痛加鞭策，難冀絕塵奔馳，淬勵與否，在其自為而已，竊揣惴代慶奎為殷憂。菊朋未來之前，毛世來先期南下，所攜副貳，皆富連成「盛」世「輩」弟子，其武生即屬之盛麟，當深怪黃金主持邀角者，舍楊盛春而約盛麟為失計，蓋盛春演劇，動合矩矱，又進取之甚志銳，予親之謂後起中可希造就者，而聞於近一二年內獲見盛麟劇者之口，乃力繩盛麟之美，謂盛麟邇來專意攻苦，進步極速，已異於昔日吳下呂蒙，當刮目相看矣，予聆其言，初未深信，以予終日盛麟為驚駭也。及觀其劇，則果驍悍矯捷，而又能恪循格律，不涉於野，當其極致，與盛春已相伯仲，不得遽爾顯加軒輊，盛春與盛麟，皆以楊派為門戶標榜，顯擅長祇

技擊一端，說白神情，於小樓固略無影響之似，盛麟嗓音較盛春清亮，故滬人對之獎譽有加，聲稱視盛春為尤藉，且津津以小樓有傳人為慰，予持平論之，盛春盛麟自是後來俊彥，而盛麟能刻苦邁進，愈堪嘉許，歌台有此繼起美材，點綴其間，頗不寂寞，惟率爾謂盛麟已獲小樓薪傳，則亦揚之過當，無論小樓為曠世僅見之伶工，其精微玄奧，不可摹擬得而貌肖，即迸力追奔，以冀什一之似，非寢饋浸淫至一二十年之久，豈得涉及藩籬。觀余叔岩言菊朋之專心一志，揣摩訓派，不遺餘力，卒之於譚所得幾何，以譚喻楊，正復相同，是以吾人於盛麟誘掖促勵，勉其更進則可，若云楊派傳人，則小樓固未必易學如此，而亦恐為盛麟竊笑擬人不於其倫耳。簡而言之，盛麟知宗小樓，已是取法乎上，又不若李萬春任意更張，藉新奇以藏所拙，雖樹楊派旗幟，徒襲虛銜之比，孫毓堃茹富蘭而下，如楊盛春高盛麟，皆能堅持所守，不屑隨波浮沉，遂時以為背向，要不失有志者流，至學力之未至，誠以小樓之固藝，高深莫測，末由一變而幾，毋庸嚴格批評，亦不許過分推崇也。

# 平劇改良與否總論

## 前言

自平劇興，會幾何時，風靡大江南北，為今人士所視為高尚娛樂，庶

農

——(一)——

乃有研討之價值，惟對於平劇本身改良與否之問題，研討者既衆，意見紛紜自屬不一。或曰：「平劇之能流傳至今，日見其盛，

是，筆者有感於此，爰屬此文，以客觀之立場，詳加解剖，然掛一漏萬在所難免，倘方家教以指正，實筆者之光，亦筆者之幸。

## 平劇之流傳性

吾國戲劇之種類，以目下而言，屈指難數，何止百計！除平劇而外，若崑劇，漢劇，徽劇，粵劇，越劇，滇劇，高腔，秧歌，梆子，評劇……等不勝枚舉，然皆未若平劇傳播之廣遠，究其因，不外下列所舉：

(一) 專制時代為上所寵，無形提高平劇之身價。

(二) 道白唱詞近於國語。

(三) 較其他地方劇易解。

(四) 詞句雅俗共賞。

(五) 劇情多取材於歷史小說，或有價值之小說傳奇。

(六) 場面組織完善。

(七) 文武穿插配合。

者視為頑固守舊，而後者則被前者視為平劇叛徒，勢如冰火，各不相容。然事非絕對，各有其理由在，孰者為是，孰者為非，殊難斷定，而報章評論屢斥，至為激烈，使讀者目光十色，莫衷誰

此不過略述其數條，足可包括其他原因，其他戲劇僅可佔有平劇所有之一，至多不過其三。由前所述觀之，平劇高於其他戲劇，殆無疑義，若此則無改良之必要

矣。然此僅就平劇之流傳而言，所謂改良也者，係就其本身之組織與結構而言。而今人之研討改良與否者，亦大多專重於角色，場面，行頭，佈景，燈光，砌末，劇情，辭句，唱腔……等等方面。若是，則當分述之。

## 關於角色——唱腔

### ——扮像

當初創造平劇者分配角色及唱腔之難也，吾人意思可知，蓋人有男女，且有老少，強弱，柔暴之不同，均須於舞台上表示而出，其難也如此，是故角色分為生，旦，淨，丑，諸行，又有武生，小生，鬚生，青衣，花旦，武旦，老旦，銅錘，武淨，文丑，武丑……諸行以示不同，若翎子生，扇子生，刀馬旦，方巾丑……等不過小別耳，尤有不

足者，則不得不假唱腔，嗓音，扮像等以示別矣。當初創製平劇者之分配角色，或許如是。然近有大小嗓音之爭，或謂小生不得用小嗓，老旦不應用大嗓，是倡此論者對於始作俑者之角色分配

及識別有可議之處，換言之，即需改善者是也，此事爭辯幾達兩月，始告無條件解決，僅息雙方之辯論而已。結果毫無，蓋因角色之分配，對於上述之人類性格，及化粧，服裝。扮像，嗓音……莫不有密切之連絡關係，譬如老生，非帶有髯口者，即可稱之為老生，花臉何嘗無鬚？非用本嗓唱出者，即可名之為老生，武生老旦又何嘗不然？是知每一角色不可缺其一要素特徵，猶之人為動物，動物決非人也，此在世界上戲劇中，為中國戲劇固有藝術之一，且也，梨園分行極嚴，決非有一言即可改良之易，即於戲劇藝術立場而言，亦極盡善盡美，固無需加以改良也，(未完)

● 業已出版 ●

經驗之談  
劇學真諦  
戲劇常識  
掌故逸聞

老副末談劇

第一輯

厚冊一  
巨冊二  
售價  
社報  
獨家  
經售

# 舊 舊 室 劇 話

張肖倉

王鳳卿·梨園行輕視票友

王鳳卿爲汪派鬚生之碩果，荒字，昭關恨平王無道之道字，鳳卿名祥臻，字仁齋，今年已五旬有七矣，原籍江蘇清江而生長北平，幼時性沉毅，讀書聰明不如此乃兄瑤卿，初習戲從崇富貴陳春元學武生，未幾改拜賈麗川李順亭習老生，年方十六，即粉墨登場，與乃兄同隸三慶班，迨改搭長春，名始彰，汪桂芳見而異之，收爲門弟子，並授以取城都硃砂痣諸曲，汪桂芬之歌，用力維健，磅礴雄肆，以氣勝，天賦不厚者，絕不易工，鳳卿抱志力學，初本壯年，頗能勝任愉快，嗣以染嗜好，氣力就衰，唱時於維勁健之中途帶艱澀，今且已老，益不復爲台下所重矣，惟自桂芬逝後，學汪者尤以鳳卿爲最，其佳作若硃砂痣取城都探母昭關捉放雙獅鬪魚藏劍、唱來韻味醇厚，不落纖巧，一字吞吐，不輕放過，其硃砂痣遇兵荒之

荒字，昭關恨平王無道之道字，華容道丹鳳眼之眼字，皆用極高之音沖出雲霄，此乃汪調之特長，爲他人所勿及，又武昭關罵殿寶蓮燈蘆花河二進宮，得陳德霖爲配，益覺古色古香，德霖琴儂先後謝世，鳳卿亦屬何戡已老，此曲乃成絕響，令人徒存迴憶而已，民國後，梅蘭芳以輔鳳卿而致騰蹕歌壇，雖由蘭芳之肆力不懈有以致此，而鳳卿提攜之功，亦不可沒也，鳳卿於鑿把戲如陽平關，關戲如戰長沙漢津口亦皆能應付，其人好古玩碑帖，富於收藏，有子二，長子少卿，初習鬚生，今爲當代名琴師，次子幼卿，幼與尙小雲同班，亦習老生，後改青衣，二人與鳳卿皆唱過硃砂痣之娃娃生，例呼爹爹二字，鳳卿必高聲應之，台下爲之狂歡，此梨園中之佳話也。

舊都梨園輕視票友，已成積

習，不獨人人咸具成見，卒不可拔，甚至在大庭廣衆之間，子以嘲諷者，不觀夫京朝派旦角演樊江關乎，當姑嫂反目時，樊梨花曰，吾師父梨山老母，薛曰你說了半天，不過仗你有師父，你有師父，我亦不是票友出身，此等抓詞，意存輕視票友，故都伶工無不同此口吻，即賢如王瑤卿梅蘭芳輩，亦未能免此，其實程長庚早年且爲一炭工，於夏日炎炎之中，常在屋頂作捏炭團工作，後以性好歌唱，始側一身梨園，結果且爲梨園一代大賢，即汪孫譚三派亦皆如其嗣響，今之

談長庚者，羣以長庚一如書法家中之李斯相，文學家中之司馬遷者，靡不肅然起敬，此票友之傑出者也，餘如孫菊仙龔雲甫汪笑儂德珺如王又宸貴俊卿之流，亦皆以票友馳騁歌臺，卓著一時，今退隱滬壩之溥西園，及北地之包丹庭輩，其藝事之博，爲內行所尊敬，要皆是爲票友揚眉吐氣，票友之爲人尊重者，其品格與藝事，有非伶工可及者，惟近今票友，尤喜下海爲伶，藝術未精，輒思列入伶工，吾人嚙於一下海一二字，永久浮沉，難登彼岸，深爲此輩前途憂耳。

張裕葡萄酒

純用葡萄汁釀製

四季常飲 補血強身

張裕白蘭地

滴是葡萄蒸溜

宴會佳寶 名書無倫



# 介玉室劇談

——梅心願——

## ·堂會·

富豪之家，遇有喜慶，為娛樂賓客計，乃有堂會之舉，然堂會之名之所自，余試知之而久不得，茲聞故老言，京都飯店，多以堂名，此等飯莊，在昔可東邀優伶串演雜劇，後之不在戲館歌台演劇，

且兼私祝性質者，因名之曰堂會云云，言之所出，彷彿近焉，至其確否，尚待證實，不可臆斷，堂會中往往選南北名伶於一堂，如奏佳技，恆至數日夜而不輟，伶工之出演，亦聚精神，格外賣力，若遇雙演之時，更精彩百出，蓋欲與羣雄爭一日長也，戲迷聞有堂會，輒百般設法，思欲躬與其盛為快，於是堂會中一客請客一者，亦認為稀鬆平常之事矣，昔日堂會所耗有限，雖老譚，小樓，小梅，小余輩，代價亦屬無幾，吾輩今尚可於筆記中

探得，時至今日，名伶索價之昂，多至數千元一齣者，一次堂會，所耗不知凡幾，浩大堂會，乃不易見，數年前陳庸庵老人之連續四年之堂會，每年之名伶名票甚夥，如紅豆館主，許良臣，包丹庭，孫履安，徐韶九，徐凌雲，章遏雲，馬連良，張君秋，小翠花，荀慧生，梅蘭芳，新豔秋，芙蓉艷，張伯駒，等等，漪歎盛哉，雖不空前，然自此後，迄今未獲見矣，（時愚在通，恨未目睹，）提起堂會，每令人不忘數十日之前，梅花館主驚人劇訊之自府堂會，鬧得滿城風雨，結果人人被惹，館主近已北上，力報乃云，「迨其返滬，宣佈消息，嚇人一跳」（大意如此）噫，戰難流離，飛機砲聲，已足使人驚心動魄，更有消息驚人於前，復「嚇一跳」於未來，余但祈勿再受此嚇一跳，免精神再受刺激耳。

## ·諸葛亮「老夫」與

「山人」

皮黃劇都取材於演義小說，而最多者，莫如三國水滸二書，

三國中尤以關雲長諸葛亮之事實為最，婦孺販夫輩，一見手執鵝毛扇，身穿八卦衣之角色，莫不知其所飾為孔明，於此足見其深入民間之廣，諸葛亮於劇中自稱均為「山人」，空城計亦然，昔評劇家有主空城計之自稱，宜將「山人」改為「老夫」，又有則反對更改，故一度曾起爭執，各善其說，各有其理，以愚拙見，似易「老夫」為稍佳，蓋彼時之諸葛，上受先帝託孤之重，下負討伐中原之責，更扶保幼主，獨握大權，此時固不容其再有山林之思矣，又劇中自稱老夫者，有「官高」「年老」二例，以是更無問題也，惟稱山人亦無不可，兩者相較，當以老夫為當。

## ·關公與關羽·

關雲長之流傳後世，為三國中最幸運之一人，戲劇中演之甚多，民間均深為敬重之，更有奉祭於家者，（舍下即如此），戲班中人多乏學識，乃迷信亦重。三麻子前關劇不常演，更於演前焚香敬禮，出場時須閉目，意欲免

遭譴怒，昔三麻子排走麥城一劇，未演而舞台失慎燒燬，迷信者咸歸罪於走麥城一劇而起，其實亦事屬偶然巧合耳，由於戲班中之迷信及重視其行為之故，乃於劇詞中，不敢直呼其名，而尊稱之曰公，實則若古城會中，蔡陽之稱壯繆曰「關公」；（此外凡關劇皆曰關公，按「公」係後人對先賢因敬重而生之尊詞，蔡陽與關羽為同時之人，且地處對敵，亦稱關公，毋乃不倫。戲劇為演前人故事，故宜切合情理為當，且迷信之說，早經認為荒謬，似須加以改良為妥，幸勿以為有侮先聖見怪也，今日以關劇名者，南方有林樹森小三麻子，北方則李洪春，人才寥寥無幾，然能不癩不火，莊嚴穩重，無其人也，半由人才，半由關劇之難工耳。

## 本刊是：

戲迷恩物  
讀者南針

# 舊時梨園風光

手巾小賬 錢人討令 案目 制繳 納押 櫃(三)黑許 裝水 果沾 光看 客 打野 雞花 出樣百

手巾小賬，可說是十分之九的顧客都討厭的，但是園主之採用是項制度，亦大有苦衷，既有一筆押櫃（即保證金）可收，又可拆賬分潤，並且靠着這案飯團手巾把子，發家活口的茶役，為數倒也不少，所以這班貪而無厭的傢伙，沿至今日，仍有劇場裏沒有取消呢。

舊時代的梨園，並不靠報上的法螺廣告，招攬生意，所用的案目，好比是忠實的攜客，每逢新角兒登台，或者排演新戲，案目自會走向熟識之顧客處兜覽，只要送一紙戲單到客幫，或則公館巨宅，口頭上的宣傳，某角兒嗓子如何沖法扮相如何漂亮，那

一齣新戲如何精彩，有何等的噱頭，一篇天花亂墜的文章，獲得定座的効力，照這樣的情形看來，園主之與案目，頗有相依為命之勢，資本小的園子，有時邀角兒，遇着青黃不接。錢不湊手，也有向案目要求熱款的，每一個案目，都繳一筆押櫃，每一家有一個案目頭兒，案目頭兒的押櫃，又比較多些，一家園子有二十個左右的案目，歸納所集的押櫃，為數可觀，不啻為一園之流動資本金也。

案目兩個字，是普通的名稱，他們自家人對外的名義叫做「接業」，同行中對吃這一碗飯的叫做「辦戲單」，同業也有一個組織，附屬在梨園公所，一個案目同時可搭兩家園子，只要派一名代表去頂他的名字，他們所賺的佣金，不過三厘至五厘，三五天一交賬，對於熟客的看戲，一律記賬。大小月底揭收，平時所沾的光，便是裝水果，照例水果不得向園外去買，園內的水果攤，也繳押櫃，案目的裝水果，也是憑摺計賬。

每逢名角兒打泡，或者排演新戲，案目中之佼佼者，往往預先拋盤，定下若干座位，個中人謂之一拍一，以便熟客未定座而臨時欲覓佳座者，既討好熟客，

又可得裝水果之餘潤，同道中人也可情商相讓，因為拍下的位子，如果賣不出去，也得交賬，有經驗的案目，看時候拔苗頭，一個招呼給同道，拍下的第幾排，還餘若干位子，於是不致擔甚風險。

開鑼之前，全班便站在園子門口，辦着一捲戲單，戲單角上蓋着各人的名字戳子，以便生客之下次招呼，生客上門看戲，並不你搶我奪的瞎拉一陣，但聽他各人高聲呼喊一個名詞，那就好比做生意的投標一般，比方甲喊「上街沿」，（在水門汀人行道走的一個人），乙喊「電線

木」，（一個人在電桿旁邊走過來的），丙喊「東洋車」一兩翻三，（以前盛行鐵輪的人力車，兩翻三者，本來看見兩部車子，後來又見一部車子，拉在一塊兒，）如果各人口中所喚的目的物是適巧來看戲的，那末就算喊對的人做這筆生意。如果喊是喊對的，但是看客有熟案目的，還是歸熟案目做，只當白起勁。

案目一年之中，最大之希望厥為拉局，唱戲的叫做搭桌，同道中叫打野雞，一本野雞盈餘之多寡，全看各人之手腕與噱頭勢，至於打野雞之形形色色，待我慢慢道來。

（未完）

虎標

## 八卦丹

提神醒腦 立止嘔吐  
舟車旅行 不可不備

各藥房煙館貨店均售



上場鑼鼓(下)

念上

大鑼打上

大鑼打上，大都用於貴冑大臣，暨將帥番王等坐帳點將等為多，故其先多上龍套，惟將帥出場，多加用牌子，以壯聲威，此則與文官微有不同耳，茲舉其例如次

黃鶴樓，(劉備)義得人和……追韓信，(蕭何)久困褒中……以上先上龍套。

御碑亭，(申嵩)君正臣賢……以上先上申嵩，念引子定場詩畢，上龍套。

點將上

珠簾寨，(李克用)威鎮沙陀……牌子，點絳脣。

挑滑車，(金兀朮)(牌子，風入松)，祝告……大金邦四太子……

打上而用牌子者，大多開唱，名曰唱牌子，顧近俗多有規避不唱者，未免有失舊規矣，然若珠簾寨之威鎮沙陀，不容不

唱，而挑滑車之祝告……大金邦，固無唱也，因舉以為例，俾知隅反。

小鑼打上

小鑼打上，其例夥隨，凡羈臣戍客，逸士高宦，以及文武將吏家庭之私，罔不用之，而山林隱逸，用之尤繁，茲舉其例如次：桑園寄子，(鄧伯道)兄弟喪了命……

文昭關，(東皋公)莊外青山綠水……

四擊頭上

四擊頭，大抵用於武將為多，間有用牌子者，視其劇情與劇中人之身份而異，惟輓近演劇，凡文

官稍見威重者，輒喜用四擊頭，此則屬於例外焉，茲舉其例如次

黃鶴樓，(趙雲)憶昔長板建奇功……

南陽關，(伍雲召)威風飄蕩……(牌子，點絳脣)。

回頭打上

文官上場，用大鑼者輒用回頭，茲舉其例如次。

失街亭，(孔明)坐帳(牌子)大開門，羽扇綸巾……

以上所舉，其出場皆有念白，或引子，故曰念上，更有出場不念者，若探母哭堂後一場馬夫暗上之陰鑼，殺媳宋江找書信之亂鎗，打漁蕭恩出場之撕邊或急急風

，逍遙津穆順過場之水底魚等，只有身段，而無念白，則不能並舉焉，然若八義圖公堂程嬰出場之水底魚，探子報事之街頭等亦有念白者，大抵隨其需要而異，固不能膠柱鼓瑟，目為定律也。

勘誤：上期拙稿上場鑼鼓(上)第二行，(其實打上為鑼鼓中專門名稱之一種，)打上下遺一(為字)。又第二格第十九行，(慢板元板屬之)，慢板下遺(元板)二字，又同格第二十一行，(即唱元板)，即字係(如)字之誤，又第三格第九行，(聽誰樓)，誰字誤(醜)，合併更正。

# 四郎探母全集

## 二版出書

● 特價六角 ●

名教授劉菊禪先生瀝盡心血始克告成之名著

### 數百年來梨園第一部文獻

擷譚梅兩派 集工尺鑼鼓有

之精華！ 之大成！

名票 戲迷 手此 無師

必備 必讀 一卷 自通

戲報社發行  
梅白格路祥康里八十一號

身扮音行介上場  
段相韻頭口場

海上諸評  
劇家致推

# 怎樣開打

大開打不一定累小開打不輕  
靠把老生與文武老生的分別

劉慕耘

怎樣開打，這問題實在不容易答覆，因為開打是起打的別名，所謂全武行是也，武，不是我們所能談的，文纔纔的戲，要挑一點骨頭，到沒有什麼，武行裏面，如果祇以規矩猛勇凶悍來講，這又是皮毛之論，應該把怎樣打法說出，纔算是內家、武戲的路子太多，就拿開打一門來說，都大有研究，不必說別的，譬喻一齣武戲，假如是花蝴蝶，戲單上面，往往印着有「全武行」三個字，這三個字，現今人們的意思，把他當作形容詞講，好像這齣戲裏場子，完全是武行的意思，其實這是一種錯誤，全武行的意思，是後台水牌上用的，武戲裏需用武行參加，水牌上不能一一寫出尊姓大名，祇好來一個「全武行」，這意思是關照全體武行的意思，並不是說這齣戲，完全是武戲的意義，說怎樣開打，這

算一個楔子，讀者別慌，菲菜還在後頭呢？

開打有大開打與小開打的分別，大開打不用說，全武行都得一律出清，落力拍演，一小開打却得照水牌上的尊諱來參加，別看戲班後台，像一盤散沙，一張戲單排出，一齣惡虎村，扮不出兩個濮天鵬，或是兩個武天虬來，武生還沒下後台，兩位老早就等候多時，這是一句譬喻，並不關開打，大開打的戲，在老戲中，按規矩說，是很少的，別看就是拿高登，起打非常的火熾，單刀槍，大砍刀，快槍都打個落花流水，然而不算大開打，何以故呢？現今一家戲館，不定有多少位武生，有武生就非得有戲碼，不着與頭牌武生起高登，二牌武生起花逢春，至少得有戲碼，有戲碼武行就得分開，分開就不能算是大開打，大開打的戲

，不能看長靠戲，並沒有真傢伙給你，倒是短打武生戲，在開打裏，得使幾手絕活兒來，一齣長板坡，扮上多少驍將，照規矩來唱，真沒有大噱頭，戰四將打燈籠泡快槍完事，照老規矩的，在糜夫人跳井，使一個倒札虎，新派連這個都免了，這齣戲之所以如此風頭，完全是衆星捧月式，並不是趙雲，怎樣特別，其他一個原因，是場子多，時間長，說起開打，就不免笑話啦，其他開打的戲，比這齣戲的多了，像京朝武生的連環陣，挑滑車，連營寨，鐵籠山都比長板坡累，這幾齣戲幹活兒的，都是角兒，並不是武行，而且在開打的時候，都從過河打起，少不了么二三漫頭結攢，或者加上一個快槍，對手方下了以後，再來一個下場花，要一個滿堂彩下場，下了以後，武行們打股當，讓角兒在台上休息，股當過，角兒按戲的支配，如果換把子或者卸行頭，都是股當的時候中趕出，再上場打甚麼？都按戲說，或者單刀槍，或者刀對槍，隨規矩而異，再下武行

就得打連環，開打到了打連環，算是強弩之末了，該死的死，該擒的擒，自然沒有話可說，這是大開打的一用武行是襯托角兒，用武行使角兒得到休息機會，大開打雖然累，角兒並不視為畏途者也在。普通開打，不動武行的，算是小開打，譬如獅子樓西門慶與武松同起打，要說不是開打，又說不過去，其實就是小開打，這種開打，角兒不見得輕鬆，再說到上武行而僅僅過場的，像兩威將軍，少年立志兩劇，就是這種意思，祇角兒與下手活兒放對，其餘的武行，不過拿着燈從旁助陣而已，兩將軍武生在最末一個亮像，要使一個倒札虎，放開甩髮，前場的對手是不用說了，所以我的意思，武生竊於大開打。不一定覺得累，小開打不一定完全舒服。

武生的開打，已如上述，武淨要有摔打跌撲的本領，武生打得開把子箱不算，也還要筋斗譜，閒話一句，否則吃不光，別以為長靠武生，用不着筋斗譜，王

虎辰的周瑜歸天，照樣和收關勝一樣，在三張檯子上，捧一個雲裏翻，這便是武生要練。學得光，練不窮，開打中熟能生巧，祇要熟，甚麼套子中，都好加新花樣。

武生應該動武的，還有文武老生，按規矩說，就是靠把老生，靠把老生，像張榮奎不是第一份嗎，拿起武的來，又與武生不

同了武生要勇猛，靠把老生看功架氣宇態度，是截然不同的事，至如文武老生，按上海的規矩，他是真幹的朋友，甚麼套子都來，甚麼套子都打，說他是武生，可掛着髯口，（當然掛髯口的戲，不一定不是武生戲。說他是老生，打的套子，又盡是武生玩藝，所以我的意思，得把這一個界限分別，靠把老生，明明是武行

當他開打，至多不過小快槍燈籠泡，甚至於幾下子么二三也算湊台，武行也不翻不打，台下看他打的架子，不紊不亂，把子有尺寸，紮靠有威儀，這算是靠把老生。不作與紮靠起倒扎虎。單提小翻，去窺武生的位兒，像鐘壇州的岳武穆，史文恭的盧俊義，武昭關的伍子胥，鳳鳴關的趙雲，都是看功架的戲，並不是看武

玩藝的，擊史文恭與九龍山，走馬鑼鼓的對槍來說，敢問是看甚麼，要不懂戲的朋友，聽了那一個味兒的鑼鼓，誰不掩耳却步，還往下看麼？文武老生是武生的後路，儘管去唱好了。沒有人敢過問。不過要分別的，南方多文武老生，北方多靠把老生，南方文武老生大半是武生改的，北方從小就練靠把的文武生的活兒。

應時好戲

天	河	配
劉藝舟提議·新舞台首演		

·許黑珍·

兩尊大花臉，倒做了月下老人，但是他們的戀愛故事，却是曇花一現，令後人代為抱恨終天。

戲班子裏的年常舊例，每屆佳節，各家競排應時大戲，藉以叫座，恰似菜館子裏，有幾種時鮮菜看上市的當口，莫不大書特書，以應顧客的需要，舞臺裏在端午演過白蛇傳以後，接着下來的應時戲，便算七月初七的天河配，此戲又名鵲橋相會，情節也甚平淡，適和正月裏演的斗牛宮，不相上下，都是神話戲劇。

斗牛宮裏的清水畫與趙瑞堂的一段姻緣，是東方朔穿針引線，牛郎織女的一段佳話，是金牛星玉成其事，因此這

故新劇家劉藝舟，有天晚上在十六舖新舞台後台，偶然談起

牛郎織女鵲橋相會的故事；夏月珊認為如果利用佈景，大可排演一齣應時新戲，劉藝舟提議加些穿插上去，戲名就題天河配，於是方面佈景師張聿光立刻計劃彩頭，邱治雲周鳳文等，七拼八湊進行編排，織女的穿古裝，還推此戲最早，當中穿插兄弟分家，加上滑稽材料。戲便不覺枯燥，最偉大的佈景場面，是仙女洗浴，台上搭了一座游泳池般的天河，凡一應且角，連武旦在內，一律着肉色汗衫帶紅肚兜。全體行下水禮，上身雖脫，下身留着彩褲不脫，水花四賤，煞是熱鬧，戲中的主角織女，第一個演是毛韻珂，牛郎是邱治雲，（因為他生得矮小，扮牛郎頭上梳兩個髻，頗像牧童，）去金牛星的是許奎官，從新舞台排演此戲後，每逢七月初七，別家舞台也莫不競相排演，南方的名旦到北方打泡演天河配的，便是當年紅極一時的林翠卿，其時四大名旦尚未享名也。

# 一女三新郎演出的前後

張逸哉

這齣古裝英語對白的「一女三新郎」，是劉東山先生，上月在光陸大戲院第一次戲劇試驗的成功，而另一方面演出的計劃，却又完全失敗了，劉先生是擔任香港英專上海分校的教授，並有個翰騰文學戲劇社的組織，這齣戲的動機：是在前幾年，他看了唐瑛女士演出的「王寶川」，成績非常的好，在這個時候，他就預伏下一個響應的準備，一直過去年，纔把這個劇本編成，演員方面，未來是把翰騰文學戲劇社的學員作為基礎，今年春間排練的時候，內部人員起了許多磨擦，一而再，再而三的更換，到出演將近的時候，還有不少是臨時學會的，劉先生一人的力量有限，所倚靠的僅僅乎一個英語劇本，劇本以外的佈置，化裝，美術，種種方面，都沒有注意到，尤其是京劇化的藝術，基本的動作以及服裝，道具，班底種種，也沒有充分的預備着，以致各事都是勉強湊合着上演，劉先生懷着莫大的希望，想步「中華劇團」後塵，作出國的預備，所以把票價定了從來未有三元起碼，到十五元為止，豈知事與願違，世間

上僥倖的事，是偶然的，而不是絕對的，劉先生的願望，成了空虛，結果，是辜負了幫助的演員，連累了熱心的朋友，遠涉重洋，憧憬，是一望洋興歎了！我們不去管他個人的私德，就戲論戲，現在把他這齣的編導，演員，藝術，效果，等方面來談一談：劇本的故事，我簡單的來敘述一下：宋代時有一個女子，名叫韓翠英，他許了三個男人；第一個，是許給宗廷，定婚的時候，他倆還在娘的肚皮裏沒有出世，就由他們的父親，指腹為婚，定下了終身大事；第二個，是他倆出世以後，宗廷同他的父親，離開了當地，效命疆場去了，事隔多年，韓翠英已長大成人，她的父親亦去世了，當地有個富紳李起甫，以金錢勢力，利誘韓母，答應李起甫娶翠英作婦；第三個，是當地一個窮秀才杜光榮，他倆自小就在一處，青梅竹馬，兩小無猜，兩人私下已訂了白頭之約；當富紳李起甫，娶翠英為婦的那天，宗廷也回鄉來迎接翠英了，一女不能許配二家，沒有解決方法，他們就一同到鐵面無私定遠縣包龍圖那裏去打官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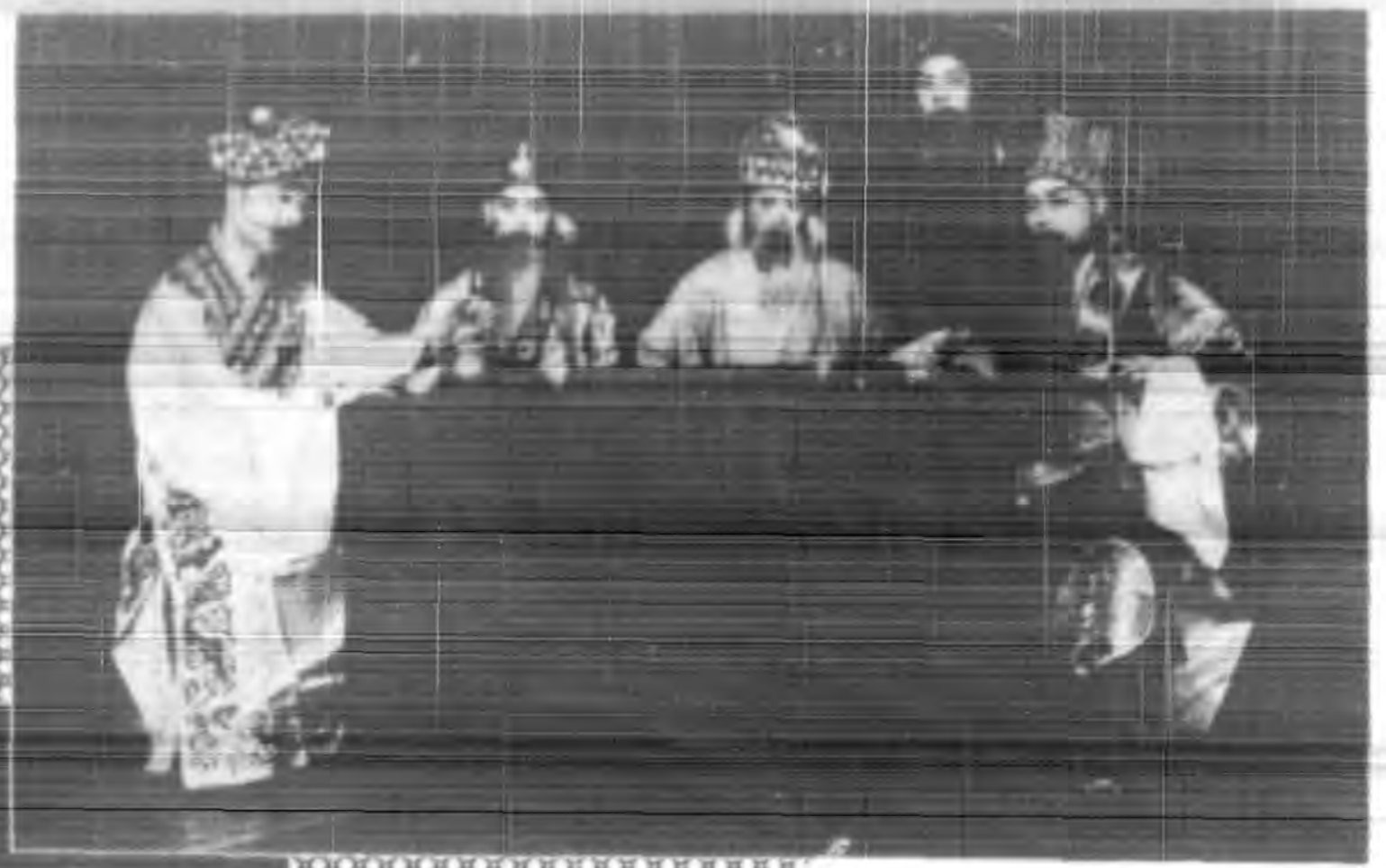
窮秀才杜光榮，也得了情人被奪的消息，急忙趕到公堂擊鼓鳴冤，堂上三個男子各持理由，都要翠英為妻，翠英想不出對付方法，講不出願嫁何人，祇有一死，了此公案，包公胸有成竹，就命包興給藥，翠英仰藥，當堂喪命，包公命宗廷領屍，宗廷不允，又命李起甫，李亦不願，後命杜光榮，杜不但應允，而且痛不欲生，包公以杜有真愛情，用藥喚醒翠英，痛訴宗廷無情，處罰李起甫的家財一部，斷給杜韓；一有情終成眷屬，他倆就當着包公的面，彷彿舉行一個結婚儀式了。

此劇的取材，是表顯中國古代有個鐵面無私的清官——包拯，憑他冷雋的頭腦，來裁判不可思議的案情，現代複雜的法律，有時還不及他的一詐，另一方面，是要把婚姻建築在真正自由戀愛的路上，這齣戲證明了真愛，得了勝利，他方面，是要打破「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盲目婚姻，剷除金錢勢力壓迫下，買賣式的結合，這個劇本的選擇，把中國古代的法治精神，自由戀愛的結合，介紹給西方人士見面，是值得欽佩的，而編導方面，因為劉先生沒有京劇的常識，臨了由友人介紹一位錢養田先生，代

其解決了鑼鼓，音樂，服裝，適具。身段，表演，一切的困難；錢君對於戲劇，頗具根底，而於英語，亦極流利，這齣戲能夠在上個月很短促時間出演，劉先生應當是勞苦的一個，而錢先生的勞心勞力，他的功也是不可掩沒了。關於劇中的樂器，錢先生深知外人厭惡囂塵的響聲，他把所有的鑼鼓，配置極少，有的聲音敲得很輕，閉幕前後，用一笙，簫，管，笛，一古樂，和以琵琶，月琴，二胡，一種幽雅之聲聞之不覺悠然神往，其溫和靜趣，不亞於西樂；這齣戲完全以京劇為骨幹，祇有發言是用英語，一羣沒有舞台經驗，而多數缺乏京劇智識的演員，來表演劇中人，當然是不能把京劇的藝術完全表露出來，他們排演時間，又極短促，離開上演最後一次的排練，我還是替他們捏了一把汗，認為不能滿意，豈知晚間頭一場的上演，殊出人意料之外，把排演時的一切錯誤，都刷除了淨盡，到了正場，每個人都很認真，能把握住整個的優越劇情，都能發揮各個劇中人的個性，在大體上，總算是一差強人意了，這齣戲原先定為五幕，後來把一月下惜別一幕刪去，上月出演時為四幕了。(未完)

# 一 女 三 新 郎

東 山 業 餘 學 社  
文 學 劇 社



第一幕

指腹為婚

第二幕 ↓

攔劫花轎



↑ 第三幕

師爺家庭

↓ 第四幕

包公升堂



編者：  
導演：  
監演：

熊正經 碩士  
劉東山 碩士  
劉東山 碩士  
貝克博士  
Dr. J. E. Baker

# ...寫特春少李...

·強自當兒男...種無本相將·



·影合生師春少李翁叔余·



·春少李· 康維高· 康富陳· 全寶李·  
·若行孫飾 蘇三唐飾 尚和沙飾 戒八猪飾·



十五歲時李少春



十八歲時李少春



戰太平



春少李· 翁叔余· 冬小流





金南  
粉朝



沈元豫小姐攝影作品集……



沈元豫小姐與俞振飛先生之奇雙會

· 程硯秋進膳 ·



· 飯後一杯茶 ·



· 百事無如讀書樂 ·



· 晚華休息片刻 ·



· 知音有蘭芳 ·



· 調支貞娥刺虎 ·

## ●● 論劇評 ●●

— 施 病 稿 —

移風易俗，養性陶情，莫善於樂，時亂以來，無暇於樂，惟有戲劇，戲劇即今之樂也，今之樂猶古之樂，苟有知音多藝之士，能條理而善用之，則功能非月可待，豈可以小道忽之哉，顧無論何種技術，傳流既久，因時代與人材之變遷，而發生變化，此種變化之輒始，換言之，即派別紛歧之由來，音樂之學理極精微，高尚樂曲，決非尋常才質所能構成，樂工祇須具有天賦與技能，按名家所製曲譜，即可傳出高妙之歌曲，嚴密規律之足以保持藝術久遠，即在此，皮黃出自民間野製，本無學理之根據，故歌唱既無定譜，戲劇又無定本，腔調詞白，皆可由俗人隨意更改，因此我行我素，各自標榜，鉤心鬥角，互創新腔，甚至一個成名之伶人，即是一派，以是譚鑫培而後，生角一變，王瑤卿而後，旦角一變，

其餘角色，聲調亦無不變者，此種派別之釀成，約有二因，一以地方彩色關係，一以各人天賦才質之不同，自來成名伶工，皆有才質相近之戲，得顧曲家之稱賞，而成拿手傑作，流傳既久，某派以某戲見長，某戲須某派為貴，用非所長，徒作惹人厭惡，故伶人必須就本人才質相近，而以某派為宗，然後方能發揮其特長，輒近伶人，多趨時尚，馬派紅隨而學馬，程派紅隨而宗程，本身才質之是否適合不問也，因此楚材晉用者有之，馭雜不純者有之，捨本逐末，一味以纖巧是務，藝術水準，日以低落，皮黃有淪亡之虞，伶工無代興之才，有心人怒焉憂之，羣謀挽救之策，而作文字之督促，此一劇評一以所由來也。昔者，北平為皮黃人才匯萃之地，社會人士因耳目接觸先賢之足以楷模後進藝術者久，故抒論皆能中肯切要，皮黃成規之得緩期廢弛，未始未非若輩監督刻苛之功效，是以中興皮黃，若能自提高社會對於皮黃之認識發端，可收莫大之成效，蓋強

有力之輿論，影響於表演者及一般觀衆之功能至大，其是非得失，吾人當依據何種準則加以客觀之評衡，本文之作，即將此問題提出，陳述粗陋之管見，求正於方家也。

## 「劇評」之定義

凡置身於劇場之人，藉其高等感官以攝收台上之聲色與動態，溶解於思考與情緒中，不問其溶解力之強弱，均稱之曰「觀衆」，今有人焉，其感官較諸一般觀衆為靈敏，其溶解力尤為強大，故常能聞一般觀衆之所不能聞，見一般觀衆之所不能見，思人所不能思，感人所不能感，然後將其溶解後之所獲，發為議論，錄為文章，以宣示於人，不以大眾意見為左右，不受演員新奇技術所欺騙，有堅定之日信觀念，有高深之戲劇知識，此種公允持平之輿論，即曰「劇評」。

## 「劇評」之任務

日報社論之作，乃觀察任何世界社會所發生之一切現象，具正確之目光，加以無私之揄揚，嚴正之斥責，真理之貢獻也。「劇評」之作，未嘗異於是，惟其對象則為看台耳，今言其任務，亦不外揄揚斥責與貢獻諸事，請

分別論之。

揄揚欲求無私，對於捧角或洩怨之風，先應與以合理之糾正，予所認為合理者，乃指一劇之評判，應以全劇之內容與演出為中心，凡合乎目前時代之需要，或其歷史之偉大價值者為上乘，宜揄揚之其能傳寫舊時代之風俗人情，而無害於觀衆之視聽者為中乘，若僅投迎低級觀衆之好尚，徒藉肉感神異等以誘惑其耳目，是為下乘，宜嚴斥之，至於演出如何，當於其場上之一切聲色動態為標準，加以詳密之分析，綜合之評判，不可存有絲毫成見，某伶藝無足取，惟演某劇則優於人，宜揄揚之，某伶技藝超羣而演出精神頹唐，故步自封，應指責之，某伶藝術不壞，而某劇某點不如人，應貢獻意見以糾正之，不能因一己之所好，而諱言其所短，亦不能以一己之所惡，而掩去其所長，若夫挾嫌妬能，逞臆相詬，則更無價值之可言矣，評劇前輩馮叔鸞先生嘗曰「評劇最難，無戲學知識不足以評劇，無文學知識不足以評劇，看戲不多不足以評劇，戲情不熟不足以評劇，苟學力優矣，而無道德以範圍之，則其評劇，亦多失當，寥寥數言，洞中肯綮，的是名言也。」

(未完)

# 孫毓堃挑班感言

黃潔萍

自年前楊小樓歿後，北方一般習武生者，莫不皆知進取，孜孜自專，不啻子後進者藝事上一競爭時機，原是小樓物故，楊派武生，繼起乏人，若能克傳小樓之衣鉢者，更不可得，因是向之一般私淑小樓，而為人所為楊派武生者，對於楊派傳人之頭銜，無不欲爭奪之，兩年以還，後進者邁步直進，衰廢者力自振拔，無形中造成一般宗楊者藝事上之競進，蓋亦為小樓逝後，北方武生行中良好之現象也。

傳來故都之菊事近訊得知，故都戲班中，最近有一異軍突起，而以武生挑大樑，乃即為一向被認為楊派武生之小振亭——孫毓堃之新班子是也。其班中之組織，擁有梅派花衫之魏蓮芳，文武老生之李洪春，武行中有朱桂芳，遲月亭，范寶亭等儕之宿者，咸在毓堃邀演之例，若輩亦皆為毓堃班中之重要人員也。

先就此數人此番為毓堃搭配之情形略言之，月亭與寶亭，在今下北方梨苑行中，咸屬老輩典型中之有數者，月亭原於曩時傍

依小樓外，殊少見其另佐他人，在近數年中，祇不過以曾幫馬德成之忙，一度見之耳，但亦為時極暫，非長久性，此或以月亭資望之關係，奈難為中翹者。下把也，顧之月亭演戲時，所飾各角，其一副老氣橫秋之氣勢，要非老輩人物不足相襯益色。故月亭之鮮佐他人者，殆不出此，茲當小樓歿世之後，出而幫佐毓堃，由於毓堃個人年來藝事努力之所致，因而再作煥染也，至寶亭今日之佐配毓堃，無異小樓時代，先之錢金福，後之錢寶森，寶亭時下之戲路，與金福喬梓正略同，蓋非早年與何佩亭以能捧，能打，勝一兩時之風光可比矣，楊派戲中，偏重於架子二花，雖其不足以及寶森，第尚能以老成練達，取勝於時。若蓮芳，洪春，雖皆非正工角色之流，但洪春與毓堃若演些老爺戲，蓮芳與毓堃唱些別姬，宛城類之戲，則賓主互重，聲價並增也。况蓮芳，洪春二人戲路甚寬，蓮芳一人可頂替花旦，青衣二角，洪春更可以兼代三四行檔，現佐毓堃，雖足適

當，可謂得人。

關於毓堃個人之藝事，及其所被目為楊派武生者，吾當以事實論事實，隨衆附合，違心之論，非吾取也，茲先以楊派武生之條件言，欲學小樓，要莫須具嗓音，氣魄，工架三項之要件，以毓堃嗓音之充沛，氣魄之軒宇，工架之穩健，足以承當，允稱勝任，惜其一切，皆非小樓形髓，試細聆其唱唸之中，究否純為小樓之音韻，觀其二目，雖炯炯有神，是否為少樓之神情，再若身段方面，有無肖法小樓之處，凡此諸節，果欲一一細論之，則其能得小樓形態，殆亦渺矣，以毓堃習楊所得，不逮他人之宗楊所獲者遠甚，論身段，嗓音，不及高濂麟摹楊之能窺崖略，言眉目間之神情，不及茹富蘭學楊之能獲神色，吾意毓堃之能目為楊派二字者，徒以其扮相之軒武，嗓音之充沛而已矣，但不免有玷有名無實之貽耳。論及毓堃所擅石方面，名為楊派武生，但猴戲中既不擅水濂洞。更不長安夫會，崑的方面，林冲夜奔，激秦三擋，皆不會有，馬超戲中，戰渭南，戰冀州，亦一無所習，八大拿中雖能演東昌府惡虎村（若論惡虎村當非八大拿之屬，倘列為八大拿中，不無牽強之議）一般家堡

，霸王莊等，若楊氏名作之落馬湖，則付厥如，平常見其所演者，最多不滿二十齣。大致為艷陽樓，狀元印，鐵龍山，長板坡，挑滑車，賈家樓，惡虎村，霸王莊，殷家堡，趙家樓，年一度之青石山，以及與老生配演之連營寨，陽平關，八大錘，與花旦合唱之戰宛城，宣化府等，除此以外，其他之劇概咸鮮見，抑藏而不露，抑原本無有，殊未盡解。不過上述諸劇，若挑滑車，鐵龍山，狀元印，長板坡等，確均為其最擅長者，身材之魁梧，氣魄之軒宇，洵非他人所及，其長靠戲，優勝於短打劇多多，惟其又足贊議者，則其作戲太過於懶，專肆敷衍，縱有大好佳劇，即因一懶字，則所有精彩盡失，吾於三年前，曾觀其為菊朋飾演東吳恨中之趙雲，出場之亮相，已懈怠不堪毫無威風可表外，與劉鳳奎所飾之韓當，起打之鬆懈，更不值一觀，且於開打中險些將鬆口脫落，幸於亮相時，臉略朝裏用手迅速扶上，未得丟醜，後面之槍擊吳兵靠旗，碎碎兩下，胡亂以畢，半齣戰號亭，了草終之。令人觀之何與之有，此為吾來滬前觀其劇之最末齣，若值其早年年少強壯之時，其作戲雖無近年擔塞是責之弊，第亦

從未見有甚特別精彩或賣力之處，可資揄揚，尙小雲昔借王又宸，小翠花，時慧寶等，演唱於廣德樓時，觀其（時名小振亭）與九陣風合演水晶宮，青石山等劇，若以之與較今日之盛春，盛麟輩所演者，誠相差甚遠，絕非若盛春等演來之火熾張也。觀之毓堊所擅者，尙無周瑞安，茹蘭等之夥，而懶處則不欲與彥衡專美於前，以是近數年中，殊形不振，嗣而竟致無人邀請，不啻自趨末路也。

今毓堊以小樓逝世之後，武生之局面，有不得不為振作以復興者，故其個人年來藝事上，頗知努力，深為奮勉，近且東山再起，自樹一幟，頭角嶄露，一變以前懈懶之作風矣。此確係可嘉可勉之舉，在沉寂平泛之舊都劇壇中，毓堊之新班得能組成，實為都門歌榭中，添增弗少之盛況也。

最後吾所言者，即以毓堊之藝事，及天賦論，苟欲將來達到少樓傳人之希望，要非難事（若毓堊學楊之最估便宜者，厥賴其身軀之修偉合度，此固較劉宗揚，高蓋麟輩身材或瘦或矮者實勝過一籌也）果能掃除前轍，不憚，多賣力，抱一藝術認真之旨，對於小樓音調多加揣摩，多加修養，多排楊派名劇，（好者既有月亭與配，則小樓之窳盡可向月亭，近水樓台方便實多，一若九伐中原，父子降漢，全本江都縣，連環套，荻馬湖等，咸為亟應排演之劇，九伐中原，不過僅自觀星探營起，前部姜

維幸之李洪春飾演，毓堊仍然接演鐵龍山，實無大要，父子降漢以洪春起馬援，月亭起馬洪，寶亭起耿弇，毓堊日飾牛邈，諒亦不在小樓與劉硯芳，錢寶森等演來之下也，洪春之馬援，為其正工戲，文武唱作，咸非劉硯芳所能比喻，蓋今之能飾關昆陽之馬援最稱重者，當莫過春一人也，（如斯所能既多，叫座益力，若能秉諸斯旨，直趨上進，則其日後之成就，及所謂楊派傳人者，庶幾乎可有期也。

### 追記

## 田桂鳳兩齣戲

星耀南

愚最後一次觀田桂鳳劇。係民十六楊余合作開明時期。邀加入演唱兩齣。一為戰宛城。一則烏龍院。其時田伶多年憩影。歌台色相機會難得。雖老去秋娘。而眉嫵目波之間。猶令人想見盛年風儀。戰宛城之人才蒼萃。搭配齊整。為晚近所僅見。如余叔岩張繡。侯喜瑞曹操。楊小樓與章。錢金福許褚。許德義遲月亭李典樂進。諸如香春梅。傅小山胡車。（惜非長林）札金奎賈翔。小樓演此多以鮑吉祥配賈翔。叔岩以鮑身材較高；納降等場。跟着不順眼。札金奎身材相仿。扮相尤有虎賁中郎之似。故叔岩演一棒雪。亦以札配莫懷古。演樊城則以鮑記伍尚。哥兒倆跟隨出場。便不礙眼。）而鄒氏一角。當然屬之田伶。此劇如火如

茶。無怪海報一出。即轟動九城。田氏裝束自非時下可見。頭面無陳舊。身着大紅衣裙。金繡盤錯作水浪紋。皆廿年前物。脂粉厚積。不掩其廬山真面。念唱亦低痞不甚可辨。而驕工仍穩練。做派亦周到。思春一場。尤刻劃入微。且角本富時代性。粉澤服飾無論。即舉止笑貌。今昔亦實變質甚。如以荀慧生之細膩蘊藉。小翠花之風流旖旎。方之田氏。或以為做作太過。令人忍俊。然其色色到家。正似諫果回甘。祇覺爽脆可喜。於此見老輩做派之一斑焉。他若小樓金福之典章許褚。雙上起竊。英姿竦爽。神彩飛逸。觀操一場。尤有辟易千軍。睥睨一世之概。叔岩此場之張繡。與兩將互揮之步法。及驚懼意態。各極其致。及後負手斂旗。步履蹣跚。尤屬美妙。惜刺繡一場。田因年事關係。揮旋動止。祇得略示大概。不可據以評矣。遇小樓去張繡時。則以金福去典章。遞移一間。雖仍多獨特處。若以整個支配而言。終遜此次之精彩也。

# 生日琴藝檢討

趙秋君撰

·究竟孰難孰易·其實各有軒輊

(上)

一般歡喜胡琴技藝的人，尤其是正在剛入門徑的時候，總喜歡研究關於老生和旦角的琴藝，到底那方面是較比容易，但是答覆這個問題的人，多是立於主觀的地位，譬如他是精於老生的，一定要說老生的琴藝容易；旦角較比繁難，反之或者他說旦角是比老生容易，那不必問他一定是精於旦角琴藝的，其實這種問題似乎不必吹毛求疵的檢討，只要能把這兩工都操奏下來，也就是了，管他孰難孰易呢？可是話要說回來，琴藝雖是雕蟲小技，處於當今的時勢之下，也頗有值得研究的價值，君不見徐蘭沅，王少卿的名震南北，梅雨田，孫佐臣的譽滿昔今，那個又不是費了一番苦功由研究而至於精，再由精而至於聞名呢？

胡琴技藝如習字然，任人皆

能為之，惟視其功夫之深淺耳，書法有顏柳歐趙……等諸家，琴藝則亦有如前期本刊所述之各派，字體的真草隸篆亦尤生旦淨末之分門別類也，生旦兩工是戲劇中主要的角色，唱工之重甚於其他，加以晚近新腔百出，諸調畢備，只有這兩工多自帶琴師，以資輔助生色，但是究竟孰難孰易的問題，以下走的觀察和經驗看來，確是各有軒輊，絕非三言兩語就能辨別明白，茲謹就下列數點論之。

(一) 尺寸：就是唱時的快慢速度，術語謂之「尺寸」，按老生之尺寸較旦角為快，無論西皮或二簧，慢板，原板，二六，流水……等皆皆如是，由於老生之快於旦角，所以手法遲鈍的人，多認為老生難於旦角。按托腔貴乎「得心應手」四字，耳中聽到

，手指就要隨時找到，能高低音不差一個工尺，是得乎其技矣，

旦角因行腔尺寸慢，所以易於老生，但是有時左手腕力或右手指峰不佳的人，不怕快反而怕慢，是亦為常情，因為快就能遮去一切的小癖，使人尚未聽清則早已過去，有時雖是腔調托襯的不嚴。錯了三四個工尺，亦能馬虎過去，若是在旦角唱中有這些毛病，因為慢的關係，就很容易顯露出來，再則腕力不佳的人，弓法往返一慢，也難於使其豐滿，或指峯欠強的人，也難於使其圓潤。孰難孰易問題。(未完)

(二) 腔調：談到腔調問題，這裏僅只能分為生旦兩類來講，至於生旦兩類中的各種派別，因為是題外文章，恕不多贅，按老生與旦角雖則唱法不同，然而二者却都各有各的簡單大方和繁雜纖巧，談到新腔新調則旦角似乎多於老生，且老生因為尺寸快的關係，雖有纖巧花梢的腔，亦不如旦角的因為慢，而能夠極盡花梢之至，老生的唱盡乎黃鐘大呂，且角則柔媚兼施，至於二者的

## 全昌鐘表首飾公司

·地址·四馬路大新街西首·

大好良機，切勿錯過

徵求 14k 18k 金表

首飾 照相 出讓者每日親帶物件或當票來本公司出價奇高保君滿意而返！

金子大王

交赤金·外國金 九星金·金表壳

收價特別大 除水特別小

# 海上關於戲劇的一切

側帽客

本刊第二年問世以來，銷數每期激增，激增之數俱超出於發行預計之數，即以平津滬滬滬各地而言，專函定報者，殊見踴躍，本刊前途光明之徵兆與基礎，實已奠定於今日矣，本刊讀者，既不限於海上一隅，則海上有關戲劇之一切情形，必為遠地讀者渴望有所紀述，無可疑焉，爰作此文，以資與海上睽隔已久者，藉知海上近况云爾。

## (一) 票價愈昂角兒愈不齊整

海上自或孤島以還，梨園營業，無不市利三倍，良以人烟稠密，較平時激增至數百萬人，以是聽歌者遂亦無形增多，加以內地富有者，咸避居海上，此亦為戲院生涯發達有力之原因，海上除更新一家營業未能得意外，如黃金大舞台共舞台卡爾登各院，均獲利甚豐，即素稱風水不利之天蟾、自劉漢臣蒞滬以來，收入亦頗不惡，惟以票價言，專以

黃金一家論，每一期之平角蒞滬，且角捨四大名旦外，若毛世來張君秋侯玉蘭之流，類皆茅廬初出，而票價並不甚低，因新起後進，皆欲居首席或二牌之故，角兒遂愈顯不能十分齊整，(海上劇院邀角之最齊整而在五六年內所見者，當以大舞台新屋落成之人才，梅蘭芳馬連良程繼仙葉盛蘭蕭長華金山一次為最)，即有能邀四大名旦者，其同來之配角亦決不能如以前人才之盛，且最近以北平後起之來，營業狀況均俱不惡，則誰復願投鉅資以及邀要角者，故嗣後海上戲院之票價未必能見減低，而角兒則決不能如昔日之齊整，已有事實可資證明者也。

## (二) 戲院將見增加競爭或亦難免

海上戲院之完全屬於京朝派者，歷數年之久，僅得一黃金戲院而已，今茲更新崛起，亦以邀苟慧生等平角為預定計劃，且聞

有人將另建新劇院者，從此戲院一多，其競爭亦勢所難免，而其成敗得失，要以辦理是否完善及邀角手腕優劣為斷，惟海上聽歌者，從茲可多幾處消閒解悶之地矣。

## (三) 海派新戲作風漸次改變

其舞台之紅蓮寺開將不再繼續排演，其故要以每本之中穿插變化，材料日趨枯窘，遂有邀請趙如泉一行來滬之確訊，此後紅蓮寺三字將不復為海上人士所爭傳，而必有新噱頭發見於異日。可無疑也。聞卡爾登三本文素臣上演，其廣告亦以一作風丕變一為揭櫫，可見該院當局亦以覺悟其作風，有不變之必要也矣。

## (四) 海上歌場營業已不如前

海上歌場，最初僅有小廣寒一家，且僅限於清唱，品茗聽歌所費祇小洋兩角而已，其後座價日增，並以對號入座為號召，且歌場已鼎足而三，其間於邀角之鉤心鬥角，茲限於篇幅，不能縷述，而要以張文娟周梅艷兩人為最紅云。

## (五) 話劇獨樹一幟

海上話劇，其意識與作風，既迥異於京朝派舊劇，又絕非海派新戲可同日而語，觀者實以智識分子為多，與海上一切戲劇，別開畦境，自樹一幟，如果劇本日增而編劇手法日趨高妙，其發展能有把握也。

## (六) 越劇之銳氣已衰

越劇在去年盛極一時，其一媚三花之鋒鏘，亦頗膾炙人口，但好景不常，越劇之銳氣，今已漸趨衰落之象矣。

## (七) 申曲依然可以立足

申曲在昔，本無獨據劇院之勢力，近年來以南方人士獨好申曲之故，其勢力遂日見膨脹，蓋其故事為婦人女子所習知而一切言語做作又近於南人習俗之故耳。

## (八) 上海各種戲報

上海小型報之專載戲劇文字與消息者，計有戲報，羅賓漢，戲劇世界，戲世界，四種，此外大報中新聞報有藝海，申報有游藝界，但自八月一日起，縮小篇幅，並聲明來稿每篇限以七百字為度云，其餘大小各報之載有戲劇文字者，茲不贅述。

上海  
菊事  
史料

# 同光利園記略

劉嵩樵撰述  
鄭過宜潤詞

(二)

## 羅逸卿開滿庭芳 (續)

原最初邀京班南下者，係羅逸卿其人，羅固亦一大可紀念之人，於其出身，不得不聊述一二，逸卿所助人，隸英藉，寄寓於上海者也，行四，人稱之謂羅四虎，當兵戈擾攘之際，法紀蕩然，羅自以身隸英藉，借作護身之符，遂在工部局納捐，公然開賭，賭窟在西棋盤街金隆里，明目張膽，毫無顧忌，因之頃家蕩產者，不知其幾，緣此搶奪劫掠之風，尤日甚一日，此猶在咸豐年間也。及乎太平天國運降告終，時局平靜，有司負有風紀之責，極力整頓不良惡俗，以正議勸告工部局，下令禁止，而羅數年以來，囊橐已充，自知且不容於公論，遂亦歇手，乃以餘資於寶善街南靖遠街北橫街建設戲園，一切仿效故都樣式，又派人至天津邀聘京班角色，並添置全新行頭

，戲園取名滿庭芳，落成於同治五年，越一年開張，樓上下每位售資一元，是為京班隸滬之破天荒第一次也。該班抵申伊始，滬人驚為創見，傾城風狂，營業之盛，可稱空前，其實所來者皆三等角色，全班包銀，猶不敵後來小叫天一人之鉅也，當此之時，羣見開演京戲獲利之豐而且易，故未及三月，即有甬人劉維忠與人合資在滿庭芳對面，租地造屋，專唱京戲，冀分餘潤，而京戲自此流行大江南北，故都名角聯翩南來，不斷供滬地人士欣賞玩味矣。

## (一) 劉維忠開丹桂

劉維忠者，浙之定海人也，嘗入戎行，因潛運軍火，接濟捻匪為劉松岩中丞所悉，將置之法，維忠聞訊，脫身逃逸，時泉塘陳艾太史佐李肅毅公軍，素與維忠相識，又與劉(松岩)李均係丁

未同年，因代維忠向劉李緩頰，不獲所請，上海道為應徵參廉訪新任，陳太史又向之關說，急以開脫維忠，應以劉猶任巡撫，恐遞爾將案註銷，或遭處分，惟允姑不緊緝，稍緩其事而已，未幾李丁艱歸，維忠知之，乃偷回上海，以年隔多年，擊捕之令，已無初時風厲，且見其他通賊者，亦多逍遙事外，又面求陳太史設法於當道前疏通，事遂得寢，於是劉又徜徉遨遊於上海租界中矣，維忠積資甚豐，見羅逸卿開設滿庭芳獲利之厚，怦然心動，先是維忠潛逃，藏匿北京，得與三慶班中梨園名角，往返相熟，傾情接納，常見都中戲館規模宏大，建築堂皇，已久蓄開設戲館之意，今羅逸卿所羅致者，皆屬下駟之材，營業猶然鼎盛如此，設自己創辦，角色較其完整，則售座之佳，必有左券可操，至是心志益堅，乃是鉅金，擇寶善街適中地點，租借二十年，鳩工它材，蓋造戲園，落成後，堅固而美觀，頗足聳人耳目，同時遣人赴粵，購置行頭，繡工備極細緻，並

定製銀鼠出鋒長靠，(即將銀鼠皮縫於靠甲四沿，今粵東戲班尚時見有此裝束者)，已則親至京都聘請名角，計被邀者，有老生銅驃(姓劉)夏奎章(月恆月珊月潤等之父)熊金桂(文通父)周長春(長山景四寶，後至)架子花臉董三雄(甯天吉，武生胖羊兒，開口跳棚匠張三，青衣王桂芳，(榮祥父)花旦浪雙喜馮三喜，(子和父)老旦周老旦何旦，花臉疤瘡王(永利父)大奎官，餘不多贅，以上角色，約定之後，於次年陸續皆至，所用場面，亦於京中專邀，打鼓為程章圃(長庚子)李奎山，亦屬好手，其名稱稍次者，不能盡憶，各事就緒，即於歲底開台，戲園取名丹桂，樓上下佳座皆賣八角，包廂隔開者，兩面祇有六間，其餘則屬散座，價目較隔開者減低一半，名為「靠包」，日間則將正廳所設桌子撤去，易以長方茶几，亦取半價，觀客至夜深，備有點心，供其充飢，手巾不許於額外索取小賬。

(未完)



梅派秘本。○。○。詳細註解

生死恨

· 劉菊禪說 ·

(四)

〔小鑼打上〕。丑院子引劉媒婆上到上台口。丑院子白。你在這兒等着。我給你進去回稟一聲。劉白。是啦。丑院到台口進門。挖到左邊對張打躬白。參見老爺。(張白)。罷了。媒婆可曾傳到。(丑院白)傳到啦。現在門外頭啦。(張白)傳他進來。(丑院白)。是。(到台口白)。劉媒婆進來罷。老爺喚你啦。(回到原處。劉到台口。門挖到右邊白。)參見老爺。(張白)。罷了。我府內有一丫頭。不服使用。我要將他發賣。你可有誰家要買。(劉白)主兒倒有。不知道老爺要賣多少銀子。(張白)祇要賣紋銀十兩。(瞿暗上到上台口。丑院白。)么。長得那麼好。祇賣十兩銀子。老爺賣給我媳婦吧。我出二十兩銀子。(張白)呸。(劉白)買主在外頭啦。我去叫他進來見見老爺吧。到台口出門介。對瞿白。)員外這府裏的丫頭。長得別提多麼好看啦。祇賣二十兩銀子。你要是買的話。

把銀子先交給我。我帶你進去領人。(瞿白)。願買願買。(在身邊取綵銀兩封交劉媒婆介。劉將綵銀放在衣襟內。白。)好啦。你跟着我進去吧。(丑院到台口攔住白。)慢走。你們怎麼糊往裏跑。(劉白)大哥。我向他要了二十兩銀子。等完了事。咱們一個人一半就是啦。(丑院白)這還像一句話。你們等着。我再給你們通報一聲。(劉白)您多辛苦吧。(丑院走到原處白)。啓稟老爺。劉媒婆把買主給領來啦。(張白)喚他們進來。(丑院白)是啦。劉媒婆。老爺叫你們進來啦。(劉白)是啦。員外隨我進來。(瞿白)是。(劉進門挖到右邊。瞿進門挖到左邊。劉白)員外見過老爺。老爺這就是買主。瞿白)參見老爺。(張白)罷了。身價銀子可曾帶來。(劉白)已經交與劉媒婆了。(張白)不錯。在我這兒啦。(張白)交與院公就是。(劉白)是啦。(與丑院同到台口交銀介。比作十五兩手勢介。回帖原處。張白)喚玉娘丫頭前來。(丑院白)老爺喚玉娘。(韓玉娘內白)來了。(小鑼碎)。上。到上台口唱西皮散板。上。上上上。上四合。四上上合。四四忽聽老爺喚。喚。聲。嚇得玉娘胆戰兢兢。(小鑼歸位)。到台口進門挖到右邊。看瞿及劉媒婆作驚訝介。對張白)老爺喚我何事。(張白)我把你這個賤人。前番勸你丈夫逃走。是我責打你幾下。將你饒恕。不想你又勸你丈夫逃走。我府內那裏容得你這無恥之人。如今我已將你賣與這個老頭兒了。你快快跟隨他去吧。(大鑼吧哪。鏘)。韓作驚惶介。急朝張跪下白。)哎呀老爺呀。(大鑼五擊頭)奴有一言。稟。張白)不必多言。家院。(丑院白)有。張白)與我轟了出去。(大鑼吧哪。鏘)。丑院白)喳。(大鑼打下)。四青袍。張萬戶兩邊翻下。劉對韓白。我說玉姑娘。事已至此啦。你乾脆跟我們走吧。(韓慢慢立起到台口出門到上台口哭介。劉對瞿白)今天你可揀着便宜貨啦。得就憑這小模樣兒。要是一登報。還輪得着你嗎。我跟劉媒婆到後頭去說幾句話。明日我再去喝你一盃喜酒去。(小鑼五擊頭)。丑院劉媒婆同下。瞿白)吓娘子。你家老爺將你賣與我了。你就隨我回去吧。(韓白)這位老人家。奴家有一事不知可能見否。(瞿白)你有什麼事。但講無妨。(韓白)奴家此去。永遠不能回來。意欲辭別。(小鑼嗒。推)。作怕羞介。我的丈夫。以表夫妻之情。但望老人家。你寬限片時才好。(小鑼嗒。推)。用水袖擦眼淚作哭介。瞿白)怎麼。你……還有丈夫麼。(韓白)正是。(瞿白)你既有丈夫。你家老爺因何賣你呢。(韓白)咳。此事說來話長。等到尊府。再行稟告便了。(瞿白)如此說來。你乃是個苦命之人哪。(韓哭)。喂。……小鑼嗒。推。瞿白)你祇管辭別。我在外廂等你就是。(韓白)多謝老人家。(瞿揚右袖打背白)咳。這是那裏說起。他還有丈夫呢。(小鑼五擊頭)。向左轉身下。(韓走到台口白)咳。我把程郎。當作有志之人。誰知他疑心太大。反將我的言語。告訴老賊。如今就要分離。不免前去辭別一番。以表夫妻之情。看他何顏見我。……(大鑼鉦絲)。唱西皮搖板。

序評詳

# 戲迷傳真本

呂月樵原著

## 論戲迷傳 脚本之優 劣

觀劇本之優劣，必須從情節門筭處爲準繩，若僅在熱鬧上講求，不顧情節門筭之緊湊與否，信口雌黃，其論必難使編排者心服耳，梨園舊劇脚本，情節佳妙，場子緊湊，自是首推崑腔諸脚本，然亂彈中如空城計、黃鶴樓等脚本之情節場子，亦不遜於崑腔，考此等脚本，皆爲古昔名人手編，與俗人之胸無涇渭者，自是不同，然此等脚本，事實或出於史鑑之上，或出於稗官之中，編排時之增刪，尚易於着手，惟戲迷傳一劇，集戲劇之大觀，張空結撰一人，於戲迷心竅之後，在家庭一言一語一舉一動，處處不脫戲劇上之作用，則編此劇者，欲編得此戲迷一生情節，不紊不亂，所唱各劇，處處門筭，無縫無痕，非胸中經驗宏富，戲劇淵博者，決難成事，更非名士大夫能問

鼎，觀此則此劇之難，概可知矣，目下梨園擅此劇者，雖實繁有徒，要皆無不以呂月樵所編者爲藍本，其中刪改之處，熱鬧固甚於月樵原本，而情節門筭。則牽強拉扯，異常無味，與月樵原本之自始至終，一線貫通，一切虛神實理，面面俱到者，大有雲泥之別，故無論善觀者，與不善觀者，至月樵之戲迷傳，無不極口稱譽，其實月樵此劇，數十齣中，情節門筭，彼觀者，不過知其十之一二而已，若能於數十齣中，情節門筭，一一領悟月樵湊集之妙，則彼觀者，又不知現出一種如何崇拜之形景矣，故余謂呂月樵之戲迷傳脚本，方不愧稱爲古今戲劇之大觀，至於他人之戲迷傳脚本，不過將十八批改頭換面而已，何足道哉。（秋帆）

### 戲迷傳弁言

凡人必有所嗜好，聲色貨利，舉世普通之嗜好也，四者之中，余獨醉心於聲歌，以其能激濁揚清，怡情適性，且一種喜笑怒罵，離合悲歡之態，能令人目擊而興感，故每當日晡公畢，輒涉足於歌舞場中，海上各舞臺有名人物，如譚劉王貴馮趙輩，曾一聆其雅奏，不覺五體投地，欲爲俗界之傑出，第之數者，或生

或且，固各有所能，而各擅其長，問嘗有一餘願，以爲苟有人彙諸名伶所長，循聲倚調，旨趣逼真，斯誠伶界之完人，歌壇之金璧，難哉罕覯，嗣見呂氏月樵，有戲迷傳之作，以一人而兼生旦淨丑，至其揣摩各名伶聲調態度，俱能維妙維肖，且鈞心鬥角，接筭緊湊，大有頃刻萬變，如珠落玉盤，令人目不暇給之概，嗚呼，此真可謂戲迷傳乎，戲不迷人而人自迷於戲，在作之者不過逢場作戲，而爲此戲中之迷，而閱者竟因聽戲入迷矣，余愛戲嗜戲，又酷好呂氏之戲迷傳，以其可償余之餘願也，獨是海上之嗜戲如余者，余知其不欲呂氏常演此戲迷傳，以飽其眼福，然而呂氏不常演，抑若故意以饑世之有戲癖者，余因請於月樵呂氏，曰君之戲迷傳本，其亦肯掬以示人乎，對曰可，乃取筭以授余，余不敢獨私其有，急付剞劂，以公諸與余同嗜者是爲序。

## 雲遊 國外

清 賴

賈璧雲早年騰蟬歌壇，煊赫一時，與梅蘭芳同負盛名於故都，又在江南與馮春航有一時瑜亮之目，惟光陰荏苒，忽忽三十年中，使如花如玉之賈氏，今且以退隱滬壖聞矣，璧雲有女曰小雲，明眸善睐，聰慧絕倫，自幼從關鴻賓及荀慧生等問業，又受其父親自薰陶，藝事已屬斐然，在今日海上新濰坤且中已有一席之地矣，最近金蓮喜積極進行組班赴小呂宋，據熟悉內幕者言，金蓮喜（璧雲之師弟）早年有一女徒，藝名花中俠，嫁人後，久居海外，茲悉金有組班意，特以全力相助，所以報恩也，當茲世道凌夷人情冷暖之時，而獲得此種消息，亦足愧煞一般淡忘師傳教育之恩者矣，金蓮喜既組班將赴海外，於是物色坤旦，賈小雲遂當其選，以小雲之頭角嶄露，色藝並佳，他日馳聘海外，必能轟動一時，可預卜也。

琴藝問答

趙秋君主答

◆李傳善君問：請問胡琴筒上之蛇皮及鱗皮，有何區別？二者孰佳？

答：蛇皮及鱗皮之區別有下列數點：一、蛇皮薄，鱗皮厚，二、蛇皮色近青黑，鱗皮色近黃，三、蛇皮之鱗紋多成斜方形，近背處較大，鱗皮之鱗紋甚小，且為細長圓形，四、蛇皮不耐久用，須時常更換之，鱗皮因質地較厚，故耐用，五、蛇皮發音清脆，鱗皮則遜之，六、蛇皮價較昂，鱗皮價廉，七、鱗皮吃高調門，較蛇皮之易於破裂性少，蛇皮則反是，縱上觀之，二者各有長處，惟人多喜用蛇皮，以其發音較鱗皮清脆悅耳，雖須時常更換亦所不計耳。

◆馬芳女士問：嘗聞西皮或二簧之倒板，有大小之別，不知何為大倒板，何為小倒板，又二者有何區別？

答：大倒板或小倒板之名稱

並不正確，只是一般人隨便說說而已，按西皮或二簧中僅有倒板，固未聞有大小之分也，惟揣其意義或因其叫起之鑼鼓點子不同，由是而有大小之名，按叫起倒板之鑼鼓計有兩種，一為用大鑼者，一為用小鑼者，如武家坡劇中薛平貴出場時之一「馬離了西涼界」倒板，係用大鑼叫起，或名之曰大倒板，又後面「八月十五月光明」倒板，係用小鑼叫起，或名之曰小倒板，又如旦角在此劇中出場時之一「有勞大嫂一聲喚」倒板係用小鑼叫起，在女起解劇中之一「玉堂春含悲淚忙往前進」倒板係用大鑼叫起，由是而有大小之分，又一說謂在倒板之尾部腔調並不特別翻高，僅平庸的較上句散板稍異者為小倒板，然此二說均屬勉強之詞，究其實倒板又何須分其為大小耶。

◆許志揚君問：閱戲報上先生所作之胡琴淺說，嘗述及「噯笛」

一，究不知「噯笛」為何，又在西皮及二簧中共有幾種，尚希詳為示知則幸甚焉。

答：「噯笛」又名「小拉打」，是用工尺字連在一起成為數句，其用途有二，一為用之以輔助唱者之動作，如開山府劇中嚴俠為鄒應龍帶馬時所用者，又如梅龍鎮劇中正德帝與李鳳姐調情時所用者皆屬於此類，蓋以之輔助動作也，另一種為用於胡琴過門中，於唱者在過門中需要念白或問答時用之，換言之即是將過門延長，先將過門變為一噯笛一，重複演奏，俟唱者之動作或念白完畢時，再將一噯笛一轉為過門，於是又接着唱下去，上述二則，為「噯笛」在琴藝中之用途也。

「噯笛」之種類甚多，隨時隨處皆可用之，要分為兩類，一為無板眼者，一為有板眼者，前者之善可述，只用於散板或搖板中，僅是幾個工尺字聯成一句以助一種小動作耳，後者頗費解釋，用於有板有眼之西皮或二簧各種板調中，必須有上句或下句之

分而更須於轉變時與原來之板位互相輔合，是一噯笛一之難處也，關於一噯笛一之種類。本期以篇幅關係略答如上，於第五期中當專文詳述之，希注意焉。

◆鄭錦昇君問：未曾習京胡者宜如何入手，坊間有何種書籍可用，如何方能不入邪途？

答：初習京胡者宜先從讀譜入手，一方面再練習定絃及按字，讀譜時採用工尺字或簡譜均可，惟皆須敏熟至能背誦止，在絃上以左手練習按字較為難弄，須耐性將每字皆要按準，然後再按譜試操，關於弓法之推送，則筆難盡述，非經人親自指導不可，弓子於推送時須緊牽胡琴擔子，平放行於筒子之上，更不可上下跳動，如是則不致流入邪途矣，坊間所售琴譜，種類甚多，以前面有板眼解示及手法圖者為佳，更以工尺字及簡譜兼備者最佳。

◆又問：工尺譜能譯成西樂中之簡譜否？

答：工尺譜可譯成簡譜，亦能譯成西樂中之五線譜，工尺譜之板眼即西樂中之拍子，工尺譜中之工字調及六字調等亦可按其高低而譯成西樂中之B調，C調及D調等，蓋中西樂固同一音階耳。（參閱二期捉放曹曲譜）

# 戲劇質疑

慕耘

▼莊蝶菴君問：

(一)為貴刊撰

「小織簾館談」之

沈士英君，是否即

北平評劇家陸公先

生？

(二)前大東戲

劇月刊主編劉豁公

先生，現在何處，

請一詢過宜先生，

此公近况若何？

(三)貴刊第一

年(去歲)所出兩期

，尚有存書否？

(四)尊編「皇后集」何日出

版？

◆答：

(一)沈士英先生，與沈陸公

先生為兩人，沈陸公先生今春已

病歿於北平。

(二)豁公先生，原供職於海

員公會，戰後隨該會移漢口，復

又移重慶，與筆者係好友，久未

通尺素，近况不明。

(三)本刊第一一年之第一期，

第二期，尚有少數存書，(每册

一角)函購即寄。

(四)拙輯之「皇后集」，為

求精美計，故歷時較久，茲各界  
函電垂詢者，日有數起，決最近  
出版。

▼謝組康問：

(一)評劇家之術，分「京朝

烈士」，與「麒派亡命」，係作

何解釋？某劇刊編者，却引用作

為廣告，是何用意？

(二)更新組改，北上所邀四

坤伶(趙嘯瀾，吳素秋，李硯秀

，趙金蓉)之歷史，請為簡單

敘述。

◆答：

(一)「京朝烈士」與「麒派

亡命」，俱為評劇人自相詆毀之

詞，烈士者猶死鬼也，亡命者即

流氓耳，而某劇刊主編，竟引用

作為廣告自炫，是恬不知恥也。

(二)趙金蓉為北平戲校高材

生，律佩芳之甥，律久隨蘭芳，

故趙亦習梅派，設噪佳，同來諸

雌，樹一勁敵設噪未規復，而其

藝之一絡大派，亦必紅矣。

吳素秋為北平戲校之高材生

，因品行不及格而開除，一度入  
向小雲門牆，近復拜荀慧生為師  
，能戲頗夥。

李硯秀為武生李春來之女，

尚有一妹曰李硯賓，硯秀曾與李

萬春合作，因謠啄而分袂，現列

向小雲門牆，體質肥碩，表情頗

蕩。

趙嘯瀾，出係名裔，亦向小

雲之入室弟子，復列劉菊禪門牆

，幼工頗深，能戲亦夥，此番係

## 編後小語

編者

這期各位名角，都特別賣力，兼之新角客

串亦多，如顧心梅，申襄農，張逸哉，吳耀南

諸先生，皆惠我大作，更其是北平俞振飛先生

擔任本刊長期撰外，並替我們聘到馳譽評壇的

名家修品心，景孤血，及徐凌霄諸先生，這種

熱忱，謹代全體讀者，向俞先生致敬。

關於照片部份，亦有極興奮的報告，北平

樂元可先生，已由南鐵生先生，北上之便其轉

請擔任駐平攝影記者，樂君是南君的內兄，當

然是愛屋及鳥了。同時海上坤票沈元豫小姐，

讀本刊非常滿意，知道我們需要名貴照片，先

把家藏珍品，儘量供給，又購了一架高貴的鏡

箱，並向沈小姐致謝，尚有名攝影家翁自新和張

名揚二君，亦擔任了本刊的攝影記者，下期的

「言菊朋二進宮」專頁，就是二君首次表演。

至少已經有百位以上的讀者，來信要求我們開

一版一初學園地，專載平劇入門，由淺入深

討論，結果，決算重讀者與劉菊禪劉琴兩先生

行論，一初學園地，由劉菊禪先生主持，如一唱

腔，一動字，一由換氣，一身段，一文字發表，

各讀者，如有心得，均有極淺顯明瞭文字發表，

本刊第五期裏，名評劇家朱瘦竹先生，亦已徇

本刊劉琴先生之請，為本刊撰稿，朱先生的

「談武戲」，敢說是獨步評壇，當然又是本刊

讀者所熱烈歡迎的。

下一期的照片，已準備貢獻的有：(一)劉

菊禪先生門牆桃李版，計：陳梅般，趙嘯瀾，

謝雲琴，宋玉茹，彭慧齡，王幼琴。(二)程硯

秋，俞振飛，侯喜瑞的一紅拂傳。(三)柳迎春

作品，是俞振飛先生新近寄來的，樂元可先生的

處，是各名伶餽贈的名貴劇照不少，下期亦決

擇尤發表。本期稿擠，沈士英先生之一靠旗出

處，准下期發表，并此誌謝。

# 本刊徵求紀念定戶

坤京 伶朝	才子 吳繼蘭女士	泰斗 楊寶森先生	名宿 時慧寶先生
畫書	畫書	法書	畫書

為本刊讀者服務

先定者

有選擇優先

## 贈送名伶作合扇一 送伶作面筵

每位擔任廿五筵！

名伶真筆  
上下題款  
彌覺珍貴

機會難再

切勿錯過

額少人衆  
尤宜從速

全年	卅六	冊元	七元	半年	卅元	定戶	無贈
----	----	----	----	----	----	----	----

### 九月十五日截止

外埠讀者定閱  
以發信郵戳為憑

## 朵雲軒棧扇莊

· 一〇五二九話電 · 路南河路馬三 ·

印泥專家	江南獨步	藝林景仰	騷人稱頌	湖筆徽墨	泥金貢紙	冊頁書畫	名貴筵扇
------	------	------	------	------	------	------	------

高尚人士 際此夏令 需用涼扇 請來選擇

本號二樓常年陳列古今書畫異常名貴歡迎參觀每逢星期邀集海上書畫名流合作精品其餘各種文件禮品一應俱全承望惠顧竭誠招待貨真價實定當格外克己

## 政 府 註 冊 · 老 牌 國 貨

行銷六年

信譽卓著

保障保換

負責保用

電話購貨

立刻送上

# 大來燈泡

大來燈泡廠出品

電料店煙  
兌店均售

上海勞合路八十一號  
電話：九二五三一號

●●●府樂劇舊●●●壇劇型新●●●

——生精宗正派余時一極紅—— ——生行高之校學曲戲平北——

森寶楊 珠德宋

佟 宋 艾 李 蕭 趙

新德 聲金 菊世 彬德 寅德 勳德

草蓉芙

蓮素于

苗玉大戲院

定座電話  
八四一四  
地址  
法界八仙橋

告廣報各院本閱請目節演上場夜號一月九准

● 例刊告廣刊本 ●

正文前後	長條	半版	全版
四分之二	2x3	4x5	5x8
國幣	國幣	國幣	國幣
四十元	五十元	六十元	一百元

底封面外(彩色版) 71x101 國幣 三百元  
底封面內 全版 5x8 國幣 一百廿元  
正文第一版 全版 5x8 國幣 一百廿元

◇銅圖版及書稿貴客自理◇長期刊費面議◇

定價 冊 每 二 角

◆全年 卅六冊 七元  
◆半年 十八冊 三元六角  
◆國內郵資在內 國外照加

上海戲報社發行  
陸開記總經理  
滬州路一〇一弄一四號  
電話：九六〇七二號

美術編輯：沈元豫小姐  
特約攝影：劉慕耘  
理事委員：許黑珍  
主席委員：劉菊禪

書局  
張名揚  
王鈺槐  
邱若萍  
張乙廬  
鄭過宜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八月二十五日出版  
第二二年 第四期  
公共租界登記證 局二四六號  
戲迷傳編輯委員會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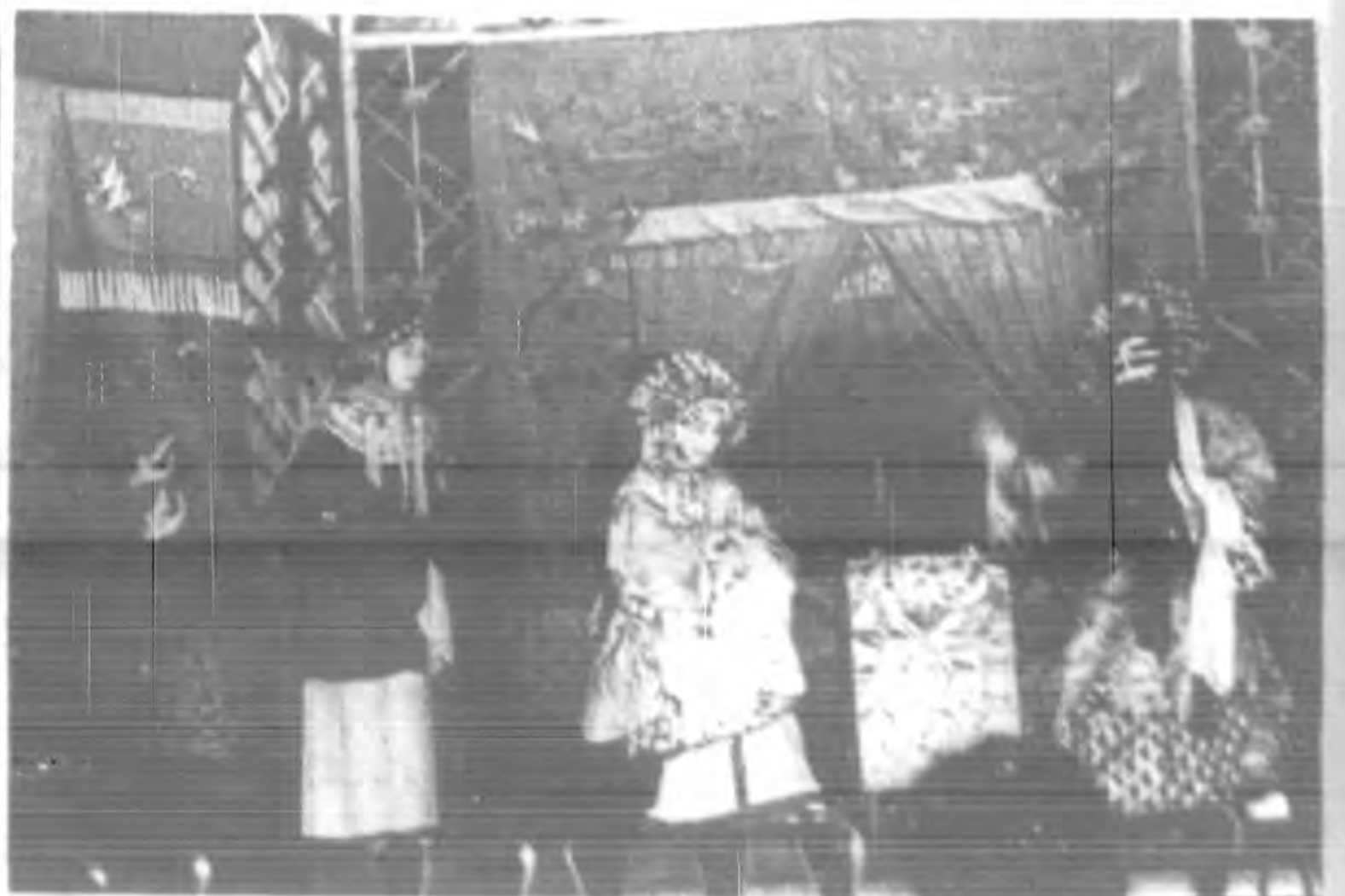


↑十餘年前與梅蘭芳分庭抗禮，同馳美譽於藝壇之賈璧雲，近佐金蓮喜，正組班擬赴菲律賓表演，上圖為其最近肖像。



者已故名伶呂月樵，與其哲嗣呂慧君，此照攝於廿年以前，左圖為呂慧君最近肖像，刻組班出演天津，甚獲好評。

·賈璧雲盛時之劇照  
閏公月下掛貂蟬



·虎刺之(娥貞)生先叔呈趙興(虎亭)生先雲凌徐宿名曲呢。

# 美 麗 牌



夜涼如水  
烟味更美  
皆有美  
不無麗  
品出司公煙成華

王之業綢

## 老 九 章

鼎鼎名大

·利薄一唯·

·認公界各·

室音播璃玻型塢萊好設·舉創奇新之業商國中開

花樣最新穎

絲 呢 布 綢 顧 紗  
絨 絨 疋 緞 繡 羅

貨色特別多

較比選挑請儘，宜便眾比價定  
尺放四加緞綢。部價廉設特

九六一三九話電 路西山路京南